The
NECKLACE

钻石项链

十三个女人和一条项链的故事

[illegible] 著

[illegible] 译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钻石项链》序
-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1)
-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2)
-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3)
-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4)
-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5)
-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1)
-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2)
- 《钻石项链》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3)
-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4)
-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5)
-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6)
-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7)
-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1)
-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2)
-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3)
- 《钻石项链》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4)
-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5)
-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6)
-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1)
-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2)
-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3)
-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4)
-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5)
-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6)
- 第五章 玛吉·胡德：冒险家(1)
- 第五章 玛吉·胡德：冒险家(2)
- 第五章 玛吉·胡德：冒险家(3)
- 第五章 玛吉·胡德：冒险家(4)
- 第六章 蒂娜·奥斯本尼：勉为其难(1)

- 第六章 蒂娜·奥斯本尼：勉为其难(2)
- 第六章 蒂娜·奥斯本尼：勉为其难(3)
- 第六章 蒂娜·奥斯本尼：勉为其难(4)
- 第七章 玛丽·奥斯本：竞争者(1)
- 第七章 玛丽·奥斯本：竞争者(2)
- 第七章 玛丽·奥斯本：竞争者(3)
- 第七章 玛丽·奥斯本：竞争者(4)

《钻石项链》序

2004年9月18日，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的十三位女士共同购买了一条钻石项链。不出几个月，媒体得知了她们的故事。《人物》杂志刊登了一篇专题特写。凯蒂·库里克在《今日》节目中进行了报道。紧接着，《深度解析》、《早间播报》，以及洛杉矶KCBS电视台的《第二演播室》都相继进行了报道。福克斯探照灯公司购买了电影版权。由于当时社团刚成立不久，所以这些新闻报道基本都围绕着项链的购买。没有人知道这条项链将把大家引向何方。特别是对于这十三位购买它的女性来说，她们更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些什么。

下面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从那第一道光芒开始。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1)

乔奈尔·麦克莱恩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周围成堆的纸，觉得自己就快要被吞没了。她纳闷，怎么总也清理不了办公桌，总也完成不了工作日程上的那四十五项任务？日程上一直有四十五项工作吗？看起来确定无疑。她感觉自己就像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将同一块大石头滚上山。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成天要做的就是挪走这一堆一堆的纸。她发誓，其中有一些她已经挪了上百次了。问题是，她这个人满脑子的主意，所以一直往工作日程上加方案、课题，然而 执行 却是她还没熟练掌握的技能。

这天，那个日程表并没像平常一样让她想起来就反胃。她刚刚完成了一笔房地产交易，感到异常兴奋 房地产经纪人最后收到大笔的佣金支票时都是这种感觉。它饱含着三个月的工作，还有情感上的极度疲劳。因为人们买房子时，通常都正值生活大变迁，自然会紧张兮兮的，情绪比较烦躁。西海岸房价的震荡让那些搬到加利福尼亚的购房者更是心急如焚。由于工作压力太大，每笔交易结束后乔奈尔都会犒赏自己一下。

这回她还没决定好要给自己买什么，去商场只打算为客户买盒“时思”糖果，作为她恭贺他们喜迁新居礼品篮里的一部分。

在文图拉，一个距洛杉矶北部六十英里的加利福尼亚海滨小镇，“太平洋风景”是唯一的一家购物广场。乔奈尔快速移动着干瘦结实的身体，穿过灰粉色的购物区，就在眼光滑过范·甘迪店的橱窗时，他停下了脚步。这是一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家族式珠宝店，是文图拉的蒂凡尼。通常，乔奈尔浏览的目光跟她大踏步的脚步一样快，但这一次，她停了下来，凝视着。

在中心展柜里，一条钻石项链映着黑色丝绒，闪闪发光。几年前，她想找条样式简单的人造钻石项链，戴着参加一项正式的活动，却没买着。现在有了，这条项链正是她心仪的款式。她看出这样式

是“网球手链”的项链版。1978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中，网球名将克莉丝·埃弗特在比赛中掉了钻石手链，她中断了比赛，寻找手链，网球手链因此得名。钻石被串成一条线，直至挂钩，中间的钻石最大，靠近挂钩的两颗最小。每颗钻石的渐变极为微小，整体效果慑人心魄。

但这是在范·甘迪。这条项链不可能是人造钻石制成的。

乔奈尔很少戴贵重首饰，尽管她也拥有自己的那一份 两位丈夫送的钻石婚戒，14K金耳环，还有高价的手表。然而奢侈珠宝却是另一回事。她疑惑着，一件真正昂贵的珠宝竟真的离自己这么近吗？戴上如此华美的项链会是什么感觉？

一时心血来潮，她走进了这家珠宝店。“我能看一下橱窗里的那条项链吗？”她漫不经心地问道，好像自己经常这么做一样。

她伸手摸着自己戴着的那条精致的金链子。那是1972年，她的男朋友送的，还有一个象征和平的吊坠。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她又戴上它。她把这条惊艳的钻石项链围绕在旧的金链子上，感觉它简直是一种简约的精美 精美的简约。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呼出这口气时，她问了价格。

“37000美金。”

乔奈尔禁不住倒吸口凉气。她满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谁会花37000美金买一条项链？

她又照了照镜子，不禁想起自己对生活作的选择 决定了她永远都买不起这样一条项链的选择。她想，如果自己嫁给了一个有钱人，或在事业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那人生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如果工作更努力些，或许现在就能赚到让自己沉溺于这种奢华享受的钱。这些终归都无关紧要了，不现实。乔奈尔生活在一个处处充满了需要的世界里，六年来，孩子们的生活也并不优越，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一条价值37000美金的项链，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迷失在这些想法中，她只听见店员描述的零星片段：118颗钻石 明亮式切割 开采于非冲突地区 15.24克拉。

15克拉这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2)

种字眼听上去有些卖弄，乔奈尔不喜欢卖弄。她又重新估量了一下这条项链，其实一点儿也没炫耀。上面的钻石虽然很小，刚好符合她5英尺2英寸的身架，但围绕在脖颈上，它们清晰可见，给人感觉价值非凡，非常压身。吸引眼球的是钻石耀眼的光辉。她从没见过如此闪亮的钻石。

乔奈尔犹豫着，不愿意把它摘下来。又欣赏了一会儿之后，她把它放回柜台，并感谢了店员的服务。

在接下来的三个礼拜里，乔奈尔总是想起那条钻石项链，对此，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和八十六岁的母亲又一次来到购物广场时，发现那条项链还在橱窗里。“妈妈，我想给你看样东西。”她一边说，一边兴奋地带着母亲走进商店，就像七岁那年去买第一个芭比娃娃的神情一样。“妈，戴上看看。”当她扣上挂钩时，母亲看着它，微微觑起眼睛。“真漂亮。”她小声说。乔奈尔的母亲是个识货的人，她的赞赏告诉乔奈尔，这设计经典永恒。

乔奈尔的目光离开了母亲脖颈上那些耀眼的钻石，她瞥了一眼价签：22000美金。柜台上，商店的促销广告说所有展示的珠宝都有折扣。

乔奈尔记得，三十岁时，自己感觉需要缓冲一下。那时，她在圣克鲁斯做语言治疗师，身心疲惫，又厌倦了交往很长时间的男朋友。她去了纽约，和最好的朋友同住，那是她在南加州大学大四时的同窗。乔奈尔亲眼看见她的室友用巴黎水洗脸。她看着人家把自己裹在一件猞猁大衣里。那时乔奈尔才开始掂量，自己能有多大机会享受这样的奢侈品。希望渺茫，甚至为零。这样的现实唤起的并不是妒忌，而是好奇：为什么个人奢侈这么难以接近呢？六个月后，乔奈尔离开了纽约，回到家乡加利福尼亚，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现在，它又一次赫然显现。

为什么 她琢磨着 我们能肩并肩地站在艺术博物馆里欣赏华丽的名作？为什么我们能一起在国家公园里叹赏壮丽的景观？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共同的方式来分享个人奢侈呢？

于是，一个想法诞生了：“如果我跟其他的女士们一起买，就能穿戴一件奢侈品了。”她想，“没有一个女人一直需要一条15克拉的钻石项链。可是，”这时她停顿了一下，心里涌现出一个结论“难道时不时地拥有一下还不够快乐吗？”

“我自己不能花费22000美金，但我能出1000 1000美金对于我大多数的朋友来说不算出格 如果我能说服十一位女士跟我一起买，一共就能出到12000块美金 它已经降了15000块，为什么不能再降10000块呢？”

乔奈尔开始给朋友和同事们打电话。她跟一同散步的伙伴和投资俱乐部的朋友们说这件事，还有那些在研讨会、朋友聚会、慈善活动中遇到的女士们。大部分她接触到的女性都表示不会参与。没钱，没时间，对钻石没兴趣。反响接二连三地袭来：“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注定要失败。人们会为了争夺它而争吵不休。”“买钻石是为了什么？”“我在珠宝市场能得到更好的优惠。”“你永远也无法让十二个女人相处融洽。”“如果我要花上1000美金，那我希望这东西只属于我自己。”

甚至连母亲都打击她：“这样你会失去朋友的。”

有些意见搅得乔奈尔心神不定，让她开始自我怀疑；有些激起了她的争辩；还有些她不愿理会。但是，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目标。她又返回去跟那些已经说“不”的人商量，不断找新的人选询问。两个月的时间，她找到了七个人。够接近了，她决定去买了。到收到信用卡账单时，她要找齐剩下的人。

周六促销那天，范·甘迪的三代先生们都在店里：八十岁高龄的肯特·范·甘迪，1957年创业经营这份生意，现在退休了；他的儿子，五十

四岁的汤姆·范·甘迪，从父亲手中接管了生意；还有他的孙子，西恩，二十九岁，目前掌管着商店。

汤姆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天，西恩也是。这些女人跟以往范·甘迪遇到的不太一样。西恩说，很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3)

多来珠宝店的女士们都不太高兴。她们目光焦虑，神情紧张，有些人还含着泪。她们孤独寂寞，想找个人说说话。生活失掉了某种东西，她们要填补这些空缺。而这些女人却笑着涌进来，刚开门不久，她们就急切地进店，似乎要打败任何竞争出价的人。乔奈尔向同她一起来的四个人展示了那条项链，其中，有两个已经同意了她的提议，另两个不愿参与，可又不想错过这场趣事。玛丽·卡润比乔奈尔高一头，她觉得会计工作让自己大大脱离了日常生活。看到那条项链时，她大为惊叹。如果说此前她还对自己答应出钱有什么顾虑的话，在亲眼目睹了这条钻石项链之后，这些顾虑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哇，它看上去简直就价值百万啊。”她感叹着。

“戴上，玛丽。”乔奈尔催促着。其他的女士们都挤在玛丽周围，她觉得自己更高了。“我都能看见自己戴着它的样子”，这句话说出来，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玛吉·胡德是典型的加利福尼亚女孩，金色的头发，结实的身体。她来回走动着，一会儿过去欣赏一下项链，一会儿跟一位相貌英俊的男店员打情骂俏。

“我们得照相！”乔奈尔说。其中一位女士立刻响应，跑进购物广场去买一次性相机。

每位女士 乔奈尔、玛丽、玛吉，还有另外两个朋友 都戴着项链摆好姿势照了张相。她们表情妩媚，咯咯地傻笑，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三位竟然想以“共享”的方式买这样一件东西。显然，这些嘻嘻哈哈、欣喜若狂的女人们不常买钻石。拍照从始至终都充满着敬畏。“太美了”，她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看见别人戴上时这样说，自己戴上时对着镜子也这样说。玛丽穿着无袖衬衫和卡其色短裤，戴上项链后，她们惊叹它的美；玛吉身穿吊带衫和牛仔裤，戴上它，她们又惊叹它的美；当钻石衬着乔奈尔象征和平的金链子时，她们更是赞叹不已。“这

项链太漂亮了！”这是一种旁若无人的兴奋，她们咧嘴笑着，滔滔不绝地说着 也期盼着。

乔奈尔该把信封递给汤姆·范·甘迪了。那里面是一页规格用纸，上面有她手写的出价，和十二个女人的名字，其中四个后面还打着问号。她提供出价时，神态自若，轻松地笑着。但实际上，她很紧张。她在让他减掉近乎一半儿的价格。她感激房地产工作带给她的议价经验，但也正是因为太精通，她明白如此砍价很可能不会成功。

这场景让三位范·甘迪先生好像身处舞台剧一般。他们店里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不仅仅是店里乱哄哄的喧哗，在这个行业中工作了二十多年，汤姆·范·甘迪从没见过一个女人自己给自己买奢侈珠宝首饰。女人燃起这种欲望，但总是等待生活中出现的男人来买单。

汤姆都不愿将视线离开这些精力旺盛的女士，去看她们的出价12000美金。他心颤了一下。珠宝店通常有较大的价格空间 所以很多连锁珠宝店提供70%的折扣。做珠宝生意就意味着要成为一个谈判者，在这家店里，汤姆通常自己处理价格的谈判。然而，对于高价商品 这无疑是件高价商品 他需要得到批准。这个价格恐怕很难成交。不过他仍然表情平静、声音温和地跟乔奈尔说：“我需要计算一下。”

他向里屋走去。普里西拉·范·甘迪，他的太太兼财务总监，正全神贯注地埋身于一堆书后，试图避开噪音的干扰。她一般在街对面的行政办公室工作，但由于促销活动，她搬到商店的小库房里，挤在货架和折叠饭桌之间办公。

普里西拉已经听见了外面的喧闹，估计就是店员们谈论的那群女人，不过她并没离开办公桌去外面看。她有意避免看见顾客，不喜欢讨价还价中夹带着个人攻击。

“有群女人想以特价购买那条钻石项链，”汤姆对太太说，赤褐色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颊，“我们多少钱能卖？”

普里西拉的手指敲着计算器：一个是项链的实际成本，另一个是它在店里的时间，还有他们需要的利润。

“18000块。”她说。

汤姆知道这个数字无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4)

法成交，不过他已经习惯了来回讨价还价。他回到柜台前跟乔奈尔还价。

“价格不够低，”她说，“我们每个人只想出1000块。”

汤姆已经料到这个回答。他点了点头，又回到里屋。

“还能再低点儿吗？”他问普里西拉。

她感觉到他的忧虑。三十三年的婚姻让她能像电子仪器一样读懂他的情感。她按着计算器。

“17000块。”她答道。

汤姆划掉乔奈尔写的12000美金的数字，潦草地写上15000，递给普里西拉。

“这样行吗？”他问。

“荒谬。”

“这对生意有好处。”

“我们这样卖，就没生意可做了。”

汤姆沉默了。普里西拉更坚定地说：“不可能。”

汤姆看着他的太太。他想起，自从六年前她开始跟他一起工作后，他变得多么轻松。她对每一块钱都了如指掌，擅长打理账务。生意经营得成功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她。更重要的是，他信任她，胜过任何人。

但是，今天，这些都无关紧要。今天，他希望她能灵活些。

“直觉告诉我要这么做。”他对她说。

“你15000块卖掉它，我们就不赚钱了。”

这时，汤姆·范·甘迪才意识到，不管有没有利润，有多少利润，他都愿意做成这笔买卖。一个是因为他不想让这么多女人失望，就像在高中打橄榄球的四分卫时，不想让球迷失望的那种感觉。他也明白让十二个女人转身离去并不是什么好生意。此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他

想看到普里西拉能像这些女人们一样开心地笑，自从六个月前她的妹妹多琳去世后，他再也没见她那样笑过。

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是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重要到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汤姆·范·甘迪很少做妻子反对的事，他知道如果继续跟她争执，他一定会输。既然已经有了声明，此情之下，最好是事后请求原谅，而不要事前征求许可，于是他决定晚点儿再应付后果。他走出里屋，来到前台，把自己写的数字递给乔奈尔。“我可以这个价格卖给你，”他说道，“但有一个条件。我希望你让我太太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他不知道普里西拉会有什么感觉，甚至不知道她会不会参与。他只知道自己希望这些女人能够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乔奈尔看着面前这位言语温和、魅力无穷的男士。她猜不透为什么他要让自己的太太参与其中，也不知道他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或其他的女士们会不会喜欢她。但整个想法不过就是包含与共享，于是她一点儿也没犹豫。

“成交。”她说道。

乔奈尔担心的并不是汤姆的太太，她担心的是自己费了那么大力气才找到的那些女人会因为多花两百美金而犹豫不前。那她该怎么办呢？她将这份顾虑藏在心底，这一天，她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

汤姆回到里屋。

“我15000块卖给她们了，”他说，还是对着她低着的脑袋，“但你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普里西拉抬起头，看着他。

“你说什么？”

“那群女人。你将成为她们的一分子。”

她明白他对最终的卖价感到抱歉，于是一大堆牢骚抱怨的回击出现在脑海中。他疯了吗？他忘了购物广场拿7%、店员拿3%的佣金？他们甚至都收不回成本。她总是扮演斗牛犬，执拗地唱着红脸儿，而

他却是黄金猎犬，温和的老好人。一直都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过。还争什么呢？既成事实，说什么也没用了。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她说道，再无他话。

普里西拉留在里屋。她对那些女人没兴趣，对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也没兴趣，对拥有一条自己随时都能借戴的项链更没兴趣。她只想着，如果她的丈夫一直这样做生意，他们就该关门大吉了。她又埋下头，试着计算，看怎么能弥补今天的损失。

汤姆·范·甘迪看到了他太太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一群与众不同的女人。做珠宝生意二十七年来，他在销售过程中不断地跟女人打交道，对女人有很深的了解，但还从没见过这样一群女人。他看到了一种集体的生命力，一个出乎意料的良机。他看到了可能

第一章 乔奈尔·麦克莱恩：开启梦想的人(5)

可能性，正是乔奈尔的梦想所在。现在，项链并不是一件首饰或艺术品，钻石也不意味着身份地位或投资。此时，这条项链成为一场文化实验，一个将十三位大胆的女人聚在一起的方法，看看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这条串起的项链会比单颗钻石的简单加和更有价值吗？十三个声音会比一个声音更强大吗？

乔奈尔的自信没用错地方。三个星期后，收到信用卡账单时，她已经成功地让最后四个人上了钩。除了珠宝商那位爱搭不理的太太，这里面有旧友、新朋，还有朋友的朋友。她们的年龄从五十岁到六十二岁。除了一个人，其他都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属于兼收并蓄的一代。作为一个社团，她们当中有人已经结了婚，三十多年来都忠于一个婚姻；有人前前后后有过三位丈夫，还有大把的情人。她们有人没儿没女，有人养育了四个孩子，有些人的孩子们已经各奔前程，只剩空巢，也有人的孩子还在少年棒球联盟打球。她们有的正跟单身汉约会，有的已经成了慈祥的外婆，有人是保守党成员，有人一辈子信奉自由主义。有些人获得了高等学位，有些人高中毕业。她们的职业领域也各不相同，有人身跨三行，有人转过行，有人专攻一行 财经、农林、医药、教师、商业、房地产、传媒，还有法律。她们有的来自富裕的家庭，有的完全靠自己养活自己。有的信仰天主教，有的是犹太人；有女权主义者，也有保守派；有人一头金发，也有人发丝灰白。

没有一个女人是因为对珠宝或钻石感兴趣才答应了乔奈尔的建议，没有一个女人是因为渴望佩戴它才同意和他人一起买项链。有些人甚至连看都没去看，就签了支票。每个女人花钱共享其中的一份都是因为 就像汤姆的直觉 它象征着可能性。

这些女人不知道的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这条项链将以她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为生活注入活力。更重要的是，它将开启一场交谈，关

于实利主义与炫耀性消费，所有权与无附属；关于在当今时代，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看上去能再活个三四十年的女人，生活意味着什么；关于我们建立起来的联系和留下的传承；关于如何充分利用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是一条项链的故事，但讲的并不是那串石头。它讲述了十三个女人从排他独享到包容共享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重新规划了后半辈子的人生之旅。

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故事。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1)

反思消费热情

乔奈尔仪态端庄地拿着项链走出范·甘迪店，心里祈祷了一句，但愿其他人能带着支票过来。不过她现在没时间担心这个。当晚她要办个聚会，作为重要的女主人，她还得整理房间、打扫庭院、买吃的。但一想到能戴上那条钻石项链，她就感到兴奋过度，什么麻烦事都无所谓了。六点钟，她利落地穿上黑色瑜伽裤、茄皮紫的丝质上衣。她的穿衣哲学：样式简单、质地优良。她将项链绕在脖子上，紫色上衣衬托着钻石，她目不转睛地看着。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猛然发现，这项链戴在她身上简直是绝配。金色短发、无框眼镜、 妆 它看上去和这一切都搭配得完美无瑕，包括她对魅力诱惑的一点妥D 深红色的指甲，涂的是OPI的热情哈瓦那。她调了调项链的弧度，让它刚好在颈线上。

毫无疑问，她想着，这条项链太惊艳了。我想我会保留它。

占有欲刚一露头就消失了，不过乔奈尔惊讶地发现自己多少还是有这样的念头。

第二个星期，乔奈尔给那些女士们写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我们这个惊人的梦幻组该聚一下了。现定于11月11日，星期四，下午四点见面。请准备好以下话题：项链的名字，如何分配时间，保险，细节考虑（关于规则），以及其他任何相关或无关的有趣话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它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人生轨道上，我们可能会进入彼此的生活。我已经等不及要看下一幕了。”

普里西拉·范·甘迪看了邮件。她已经忘了那条项链，还有她先生谈成的交易，也许由于那是一笔损失而不愿意再想起。老天，她想，谁有工夫去跟一群女人开会？她的回复很简洁：“我去不了。我得工作。”

四英里之外，派蒂·查娜正读着同一封电子邮件，她看了看日程安排。派蒂喜欢事事有安排。之后，马上回复道：“好的，我一定到。”她大声地笑着。她当然会去。聚会就在她家里。

发完邮件，派蒂自思自忖，想起四个礼拜前，乔奈尔第一次找到她时，两个人的对话。

派蒂正在文图拉市中心附近开着车，去给别人办点儿事。她正听着国家公共电台的《谈谈国家》，手机响了。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乔奈尔以她典型的兴致勃勃的方式说着。

她说话的速度比波利街的限速还快。倒是没什么异常，只是派蒂还没听过乔奈尔用这么快的语速来说。珠宝吗？一条钻石项链？派蒂把车停到路边，好让自己能集中精力听明白乔奈尔说什么。

“如果我们俩能一起，再另外找到十个女人 ”

派蒂越听越糊涂。乔奈尔怎么想在这种东西上花钱？她一直认为这些是不必要的东西。连家里被偷走的珠宝，她都没替换上新的。她轻松打发了这场损失：“不过就是些东西嘛。”去年，她们俩在圣莫尼卡蒙大拿街购物时，派蒂买了一个勃艮第皮编织的单肩包。乔奈尔吓呆了：“你竟然花500美金买一个包？ ”。

派蒂解释说这皮包是件艺术品。乔奈尔却说500美金她能养活六个人一个月。这两个女人的消费观如此大相径庭，其实也不难理解。乔奈尔的收入来自房地产交易的佣金，波动性大，所以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计划，高峰时期赚的钱得备着应付低谷。派蒂的收入来自管理她先生的牙医诊所，非常稳定。乔奈尔有两个孩子需要她的财力帮助。派蒂没有孩子，所以她没必要对自己过于苛刻。在二十五年的友谊中，消费观一直是她俩争执的焦点。

那次购物旅行以分道扬镳告终：乔奈尔躲在一家书店里，而派蒂匆匆离开，跑去看一件蝴蝶形状的雪纺绸披巾，在那儿冥思苦想要不要买。

派蒂的思绪被乔奈尔的建议拽回来：“你去戴上看看。”

“不用了，我加入。”

“这会是一个特别棒的主意。”

“行，我加入。”

“你一定去看看那条项链。”

“好，好，我加入。”她说三遍了。

派蒂不需要说服。这想法跟乔奈尔一贯的性格相差太远了，所以派蒂知道那东西一定非同寻常，这件事也一定会很有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2)

意思。在文图拉，乔奈尔是唯一一个能让她说“我同意”的女人。她不需要去看那东西。

第二天，派蒂站在范·甘迪店的橱窗前。是的，这是条光彩照人的项链，我会让乔奈尔戴上它，她倚在橱窗上这样想着，不过我不会给自己买这样的东西。那天吃晚饭时，她跟加里说起了项链的事。加里是位牙医，工作中总是精力充沛、拼劲十足，他们结婚已经三十五年了。当他悠闲地晃着自己6英尺1英寸的修长身材，出现在第四十次高中同学聚会时，女士们都说他“相貌最好”、“保养得最好”。他的一头棕发几乎没怎么变白，而且依旧那么浓密。朝夕相处了三十几年，派蒂知道，加里，这个来自穷人家的孩子，对此会做何反应：

“多少钱？”

“1000美金。”

“你同意参与共享？行得通吗？”

“当然行得通。女人总是能让事情顺利进行。”

“那我干脆凑几个朋友，一块儿买辆法拉利。”

“你觉得行得通吗？”

加里笑起来，派蒂也跟着发出低沉沙哑的笑声。

加里十分怀疑这种“分时共享”的办法能否行得通，脑子里浮现出《绝望主妇》的某些剧情。不过他已经注意到，如果他不干涉派蒂花钱的话，他们的婚姻生活会和谐得多。她赚的钱，她想拿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加里选择看好的一面：至少现在他不用给她买条钻石项链了。谢天谢地。

为了迎接第一次聚会，派蒂准备好了她的海滨别墅，一座舒适惬意的土棕色二层小楼，装饰着海景画和贝壳，楼上是卧室，外面是红杉木的楼台。她准备了奶酪、法式布里白乳酪、爱尔兰都柏林奶酪，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圣培露矿泉水，还在银质酒桶里冰了瓶香槟。

她点燃了煤气壁炉和炉架上的白色圆柱蜡烛，还有咖啡桌上的白蜡烛。派蒂对款待宾友很有天赋。不过，这毕竟是开会，而不是晚宴，所以她决定布置得随意一些。不知道一会儿在客厅里会发生些什么，她希望不是一场混战。

四点钟，乔奈尔带着可乐来了，其他人提着酒和香槟。很快，场面又回到那天在范·甘迪店里的情景 只是人数将近那天的三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每个人都轮流在镜子前试戴了项链，其他人立刻挤在周围关注着。派蒂用她的索尼数码相机为每个人都拍了照。有人像伊迪丝·华顿小说中描写的上流社会女性那样轻触着钻石，有人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兴奋得活蹦乱跳。那些已经在商店里试戴过项链的人又戴了一次，不过她们的动作很快，因为毕竟“试戴”不是今天开会的主题。

“试戴”仪式结束后，这些女士们在小客厅里纷纷落座，有的挤在褐色皮沙发上，有的坐在长软椅上，还有的坐在其他零散的椅子上。乔奈尔开始讲故事，仿佛她们围坐在海滩的篝火旁。她讲了讲她自己，她的这个想法，随之而来的兴奋，还有这些伟大的女人们。说完后，她让每个女人都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其他的人一边听，一边分析着她们这些女人凑在一起，加上一条项链，在这间客厅里干什么。乔奈尔无法猜透她们的心思。

十一个女人，其中两个来不了。八个金发，两个棕发，还有一个灰白色头发。九个带着婚戒，一个穿着高跟鞋。

罗姿·麦格拉斯一边环视房间，一边统计着。怎么都是白人？其他肤色的女人呢？她纳闷。我是这儿唯一的棕发白种人吗？她对金发白人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她发现很多“金发笑话”都跟现实情况极为接近。她对这里的大部分女人都不了解，不过她想让她们了解自己。“我是个女权主义者”，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南希·哈夫吓了一跳。已经不是七十年代了，她想。如果这是个“增强自我意识”的团体，我还是退出吧。不过她仍然保持着安静。

最后两个人讲完后，乔奈尔又开始说起她的工作、丈夫和孩子，还有这个社团存在的意义。她说得很快，有些女人都跟不上了。但她的意思说得很清楚：“穿戴什么、拥有什么并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担心她们抓不到重点，乔

《钻石项链》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3)

奈尔脱下身上的黄色纯棉T恤衫，露出一件轻薄的贴身背心和一张顽童般的笑脸。乔奈尔的老朋友，比如派蒂，以前见过。但这副浑然天成的老嬉皮士姿态，对于那些新朋友来说，的确感觉有些与众不同。有些人直接注意到了乔奈尔的好身材 精瘦的胸肋，结实的臂膀，丰满的胸脯 罗姿·麦格拉斯不再是唯一一个琢磨着自己到底加入了一个什么社团的人了。

接下来一个议程：给项链起名字。乔奈尔希望以朱莉娅·查尔德的名字为项链取名，她在两个月前，也就是2004年8月13日去世。这位烹饪偶像在蒙特斯托附近度过了她的晚年，乔奈尔的丈夫还在她的厨房中间为她建造了烹饪操作台。她是二十世纪最令人钦佩的女性之一，以查尔德的名字来命名项链，是向她致敬的最好方式。对于乔奈尔，以及社团中其他那些用过她的烹饪书籍，看过她七十年代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电视烹饪节目的女人们来说，朱莉娅·查尔德以平实的方式，将法式烹饪介绍给美国人，既富于冒险精神，又不失诙谐幽默。直到五十多岁时，她才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点，她们都非常钦佩。但是人们真正称赞的，是她对生活的热爱。这些女人感受到了乔奈尔对她的崇敬之意。有几个人建议把名字定为珠若莉娅。

同时，其余的人保持着沉默。她们觉得这主意简直荒唐可笑 给项链取名字就有点儿荒谬，更不用说给它起个烹饪方面的名字。

下一项议程：分时共享。每个女人可以在各自生日的那个月份，拥有项链二十八天。只有两个人的生日在同一月份。派蒂的生日还有九天就到了，所以她是头一个。乔奈尔隆重地将项链戴在派蒂的脖颈上，这天的聚会就此结束。

“别弄丢了，它还没上保险呢，”她说道，“玩得开心！”

那天晚上，派蒂戴着15000美金的钻石项链入睡，不过并没睡好。她醒了两次，感到惊慌失措。每次醒来，她都摸摸项链，确定它还完

好无损地戴在脖子上。这还是她从十三岁偷戴姐姐的金手链后，第一次戴着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第二天早晨，她感觉好多了，不再担心项链的安全问题了，不过仍然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这种身心体验而感到焦虑。尽管不知道该怎么准确表达，但她觉得自己能在外表上很好地诠释它。她仔细地挑选衣服，选择那些能够完美搭配钻石的颜色和款式。这对于她来说，容易多了。

派蒂·查娜在纽约州的马文镇长大，她的家在长岛上的一个小社区里，那里的人们通常都是早出晚归，她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母亲是个时尚潮人，每一季都长途跋涉地带着女儿们去曼哈顿的服装区全天购物。第一站：在萨克斯（Saks）与伯格多夫（Bergdorf s）之间随便挑一个。在这些时尚店里，派蒂的母亲了解到正在流行的高档款式。然后她带着队伍来到第十四街上的克莱恩（Klein s），那个年代的卢曼（Loehmann s）。她已经知道要买什么样子的衣服，于是开始在成堆打了折扣的设计师服装里到处·寻，搜，搜，搜，然后带着心仪的衣物满载而归。说不清到底是耳濡目染的熏陶，有的放矢的培养，还是DNA的遗传，派蒂对时尚潮流独具慧眼，对折扣更是有着天生的敏感。

四个女儿都说，她们的妈妈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一个兴致勃勃地穿着那些设计师的服装，神采飞扬、端庄高贵的女人。她把金红色的头发梳在后面，别成一个法式发型，指甲修得很漂亮，手上、耳朵上总戴着珠宝首饰。大家都知道她的品味与众不同，而且总是给女儿们打扮得有模有样。她告诉派蒂和她的姐姐们，要为她们美丽的装扮感到骄傲。她相信衣服能够彰显出人的个性。派蒂开始跟异性约会时，妈妈教育她说："要注意看那男人穿的鞋。"举家迁到西海岸后，文图拉是南加利福尼亚著名的节俭之都，派蒂的母亲成了淘货店的皇后。派蒂永远也忘不了，她发现了一台400美金的吊灯，跟她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4)

妈妈花5美金买的那台几乎一模一样。

由此看来，零售是派蒂在大学时的第一份兼职也就没什么好稀奇的了。她在长岛的亚伯拉罕&施特劳斯打工，被分配到珠宝部门后，她为自己买了第一对金耳环，一对14K金的箍环，大小跟一美元硬币差不多，金丝精致地弯成蜿蜒蜷曲的款式。

“200美金呢 那是在1970年 我得分期付款。我知道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就像是一种声明。戴上那副耳环，我就会感觉很特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不戴首饰地出过门，从不。”

“我对购物的热爱是骨子里遗传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购物者。我去马歇尔百货时，用手捻捻衣服的材质，就知道这上衣是达纳·布驰曼牌子的，从来没错过。对此，我常常为自己感到骄傲。”

“买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欲望的发泄。伤心了，她们去购物；高兴了，她们去购物；生气愤?了，她们也去购物。而对我来说，购物就是那种狩猎的快感，发现最为物美价廉的东西。我很少直接以零售价买东西。有一次，在圣·芭芭拉的一家淘货店里，我发现了一件用小珠子装饰的薄纱上衣 简直是个艺术品。我花了75美金。后来，从衣橱里拿出来穿时，我发现价签上的原价 1350美金。又一个惊喜的发现！简直让人感觉幸福冲顶。”

派蒂并没像其他人那样，对大家一起买来的那条项链感到心醉神迷。“钻石对于我来说太普通了。我喜欢技师制作的珠宝，因为那些设计与众不同，而且我也喜欢支持本地的大师们。”

“还有，”她补充道，“我也不缺这么一条项链，就好像我脑袋上的器官已经够用了。”

卧室里，她和丈夫聊起自己的经历和想法，派蒂说着自己追求和渴望的东西，她的消费生活。屋内的布置摆设非常适合谈论这个话题。在房间的一角，一个竹制衣帽架都快让那些包压得看不见了 缝制

的、装饰着宝石的、镶嵌着小珠子的、羽毛的、皮革的、豹纹的、天鹅绒的、现在用的、曾经用的，各种各样的包，应有尽有。天啊！还有围巾！长的、短的，样式简约的、带金属光片的，红色的、巧克力色的、紫色的、南瓜色的。房间另一角的铁架子上，除了披肩，还是披肩，都快挂不下了 真丝的、针织的、织着纹路的、绕着流苏的。天鹅绒的披肩上挂着貂皮毛毛球，黑色羊皮披肩上镶嵌着碎长条的流苏，厚厚的毛毡披肩上缝着两个大口袋。“那件是从玛莎葡萄园岛的梦幻编织 买来的，”她说，“我最喜欢的商店之一。”在架子的底层，一个编织篮里层层叠叠地放着围巾，开司米的、雪尼尔的、着过色的真丝的、橄榄绿的、茄皮紫的。派蒂拿起一条金黑两色相间、装饰着金属亮片的围巾，把它拧成一条腰带，又折成一个手袋，最后变成一条项链。“我经常用它们做装饰，”她说道，“只要用合适的配饰，我就能改变任何东西的样子。”

不管派蒂在她瘦瘦的身体上随便披件什么，都显得那么好看。她那张上镜的脸简直就是女星蒂娅·莱奥尼老了之后的样子。将近5英尺7英寸的身高，一头让人艳羡的浓密波浪金发，整个人散发着健康阳光的气质，瘦长的四肢总是让人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她笑的时候，一双褐色的眼睛真的会闪闪发光 而当派蒂在她的卧室中走动时，会经常面带笑容。

樱木梳妆台上也放满了配饰：手袋、墨镜、花镜，或镶着珠宝，或嵌着龟甲，五颜六色，还有不同的节日装饰。衣柜间里：各种颜色的贝雷帽，成打的腰带，一百五十双鞋。“去拉斯维加斯时，我不赌博，我买鞋。”她说，“恺撒皇宫精品店里的鞋，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不买那些烘烤切割用具，除了买袜子我也从不去连锁店。我喜欢跳蚤市场和淘货店。”

现在轮到珠宝首饰了。一面墙上有三个嵌在墙内的玻璃挂钩，上面悬吊着样式各异的项链：链条的、珠子的、人造钻石的、珍珠的，简朴的颈链、精致的坠链。挂钩旁梳妆台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5)

的抽屉里，放满了手链和手镯，还有妈妈留给她的珠宝，以及适合不同节日佩戴的首饰：胸针、耳环，花环状的、南瓜形的、三叶草的、国旗的。

壁橱里，一个带有五十四个小口袋的首饰架，每个小口袋里都放着一副耳环；三十个小口袋的缝制盒里，每个位置也都放着首饰。还有不同线绳编制的项链，不同颜色的项链，以及不同材质的项链：珍珠的、宝石的、驴牙的。“我的首饰有真有假，”她说，“如果真货已经足够了，就可以掺些假的。”派蒂抽出一条深红色的丝质项链，流苏式的象牙吊坠挂在一个深红色的鳄鱼花纹眼镜盒上。她戴在脖子上，调整好位置，打开那个眼镜盒，然后歪着脑袋，咧嘴一笑：“你看看这个？”

这场景让人想起电影版《钢木兰》中，奥林匹亚·杜卡基斯扮演的克莱丽的一句台词：“唯一将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就是我们能穿戴饰品。”

没有一个抽屉、架子、桌台、箱柜里不藏着珠宝首饰。唯一一个派蒂没有放首饰的地方就是保险箱。

“我们买了 珠若莉娅 之后，一个邻居给我看她的钻石项链，她一直把它锁在柜子里。我知道还有些女人把自己的珠宝仿造复制，然后戴复制品。如果这样，拥有它还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月这条项链属于我，我自然得天天戴着它。”

派蒂去作每年例行的子宫抹片检查。

派蒂非常喜欢她的妇科医生。去作定期检查从来都不是痛苦的煎熬，反倒总是开开心心的。有意思的是，有一回派蒂劝罗姿·华纳医生跟她们一起买一条钻石项链。“我会加入这个社团，”医生说，她刚从东海岸搬到这里不久，觉得这样能认识些新朋友，“但我不想买那条项链。”

“加入队伍就得买项链。”派蒂说道。

妇科诊室让人感觉温和舒适， 黄色的墙面上挂着一幅著名画家奥基芙的欲望花卉。像很多人一样 尽管奥基芙自己从不这样认为 罗姿医生从性的方面诠释这幅作品，花卉的左边是一个女人的脸庞和胸乳；右边是她的阴部。

身穿白色棉质长衫，钻石围绕在脖颈上，派蒂向上挪动着身体，躺到检查台上，把自己七号半的脚放进脚蹬里。

“我带了相机！”她大声说。

“你在开玩笑吧。”

“我真带了。我想照张相。”

派蒂不确定罗姿会作何反应 毕竟，她是个医生 所以没提前告诉她。派蒂觉得自然发生的生活才更有意思。

罗姿开诊所二十年了，还没见过一个病人带着相机来做例行检查。她一愣，不过还是很快走到门廊找米歇尔，一位二十五岁的医疗助手。

派蒂设置好相机，把它递给米歇尔。

“你想让我拿它干什么？”米歇尔问。

“给我照张相。”

米歇尔看上去有点儿尴尬。她知道派蒂·查娜属于那种活力十足、美丽动人的女人，不过这样也有点儿过火。

“请确保是张侧身照就行了。”

派蒂尽情地露出一脸酒吧女孩儿的笑。

她笑得太有感染力了，米歇尔和罗姿也都笑了起来。

米歇尔给派蒂拍了两张，然后把相机还给她，笑着离开了检查室。

“好啦，罗姿医生，现在你把它戴上，在你为我作检查时，你戴着它。”

这是种很有意思的体验，罗姿想，她决定等轮到她拥有项链时，一定要重复这个做法。它就像是一种对话，将病人的注意力从头顶的荧光灯和体内的金属窥镜那里转移到项链上。

离开诊所时，派蒂感觉好极了。她喜欢记录自己的生活。每一次旅行，每一次家庭聚会，她都带着相机。它可以让人想起那些曾有的快乐，延续那一段经历和体验。和人们一起分享照片，感觉就像互赠礼品一样。

戴着钻石项链做妇科检查一定史无前例，她想。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跟那些女人们分享照片了。

在第一次拥有项链的这个月里，派蒂戴着它在瓦胡岛的一个家庭婚礼中和朋友们一起冲浪，在十八洞的高尔夫球场上打了九十五杆，还帮邻居冲水灭火。她戴着它去丈夫的儿科牙医诊所，也就是她上班的地方。

她还带着它去了外科诊所，加里在那儿做肩部手术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6)

每天晚上，当她担心丈夫的手术或许会给他们将来的生活带来变动时，她就会戴上那条钻石项链。她在露台上一边儿吸着温斯顿 烟，一边儿琢磨着，他们会卖掉诊所吗？每天经营诊所、管理员工、D调日程、整理材料，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了二十九年之后，她也会失业吗？曾经，他是镇上唯一一个儿科牙医，那意味着每天要看诊六十到七十个孩子。虽然工作量大，但也有很强的心理满足感。她知道自己精明的运营为诊所的成功助了一臂之力。派蒂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女性，她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牙。她就是这样认识的乔奈尔。

如果他们不得不卖掉诊所，该怎么办呢？在她的生活中，这个变动让她第一次对未来感到茫然。她讨厌人们问她是否想退休。不，她不想做个没用的人。她精力充沛，日日如此。她讨厌“退休”这个词 真的，社会需要想个新词儿了。加里对前景很乐观，准备充分，可派蒂的心里却因前途未卜而痛苦挣扎，只要想起来就感到不安。但是，这条项链让她有了其他可想的事情。

派蒂到什么地方，都跟人说起这条项链。她很健谈 虽然不像乔奈尔语速那么快，但给人印象深刻。除了独一无二的配饰，让派蒂与众不同的还有她的长岛腔儿。她1975年离开纽约，但乡音一直未改。她把它当做另一种配饰，一直保留着。说话时，她的手一直动着，手指比画着重点，自然又漂亮的指甲嗒嗒嗒地轻轻敲着桌子，或方向盘，或是其他任何手边的东西。走路时，她总是回想起曼哈顿街头展现的魄力，人们时刻保持警觉，行色匆匆，大步向前，都快赶上那些完成怀基基游泳比赛的人了。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她见到谁都打招呼 每个人派蒂都认识。她叫他们“小美人”、“宝贝”、“甜心”、“亲爱的”，像个路边服务员。她一边噼里啪啦地嚼着口香糖，一边告诉人们自己闯入了一条项链的故事里。

人们对项链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感到吃惊，有人耸耸肩，觉得没什么，还有人强烈反对。你觉得你要这样一条项链干什么呢?

派蒂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引起了她的思考。我们要拿这条项链做什么呢？鄙视和轻蔑并没有让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而是让她琢磨着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于是，她把这块儿细节改改，那块儿添个趣闻，继续跟人们讲着。

“我感到非常惊讶，讲述这条项链的故事竟然这么有意思。我喜欢买项链那部分，以我们能支付的价格成功买到了项链，但我最喜欢的是分享项链的部分，因为通过分享，我能和人们产生另一种交谈。我不知道我们这群女人最终会怎样，不知道这条项链最终会怎样。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但是我期待着不断去发现。”

派蒂拥有项链的期限还剩下两天时，她们当中的一个女人想借项链去参加一个晚宴舞会。派蒂说：“当然可以。”可第二天，当人家把项链再送回来时，派蒂却不想要了。“我太享受戴上它的感觉了，”她说，“所以不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一次经历拥有和失去。”

后来，派蒂跟那些女人们聊起她对项链那种难以克制的拥有欲望，她自己对此都感到非常惊讶，也觉得内疚，甚至还有点儿难为情。她觉得自己就像托尔金在《指环王》三部曲中描写的咕噜姆一样，由于对魔戒，“他的珍宝”，过于执迷，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饱受痛苦的折磨。派蒂把这条项链称为“我的漂亮宝贝”，把自己不愿失去它的心理称为“咕噜姆效应”。

集体购买一条项链就像分时共享一处房产一样，但不同的是，房子的主人们不会聚到一起谈论他们的体验。“在谈论的过程中，”派蒂说，“我逐渐意识到佩戴项链的兴奋并非来自于项链本身。如果我想要条钻石项链，自己早就买了。让大家感到兴奋的实际上是项链背后的故事。讲述这个故事渐渐地成为了我的爱好。”

乔奈尔是个求知欲很强的读者，在社团成员第一轮分时共享项链时，她就制定了一张

第二章 派蒂·查娜：购物者(7)

阅读书单，并给大家布置了第一个作业 《富裕病》，作者是三位不知名的男士。乔奈尔喜欢书中的脉络和情境。“如果我们要谈论这条项链，”她热心地说，“这本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让大家的讨论更具知识性，也更深刻有效。”

玛丽·奥康纳，其中的一位女士，以前是个英语教师，热衷于文学小说，对“自我帮助”类的书籍毫无兴趣。她想，如果要谈书论经，我就加入书友会了。不过她保持着安静。南希·哈夫也没话，不过心里也这么想着。实际上，这群女人对阅读作业的反应就像贺卡的标题上写的“坏女孩书友会” 一半儿的人没读书，另一半儿根本就没露面儿。

派蒂也不喜欢读“自我帮助”类的书，她偏爱消遣文学和犯罪小说。不过由于他们刚刚卖掉了诊所，她有的是时间。而且她属于“好女孩书友会”成员；她读了那本书。

她读道，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贪婪的消费者，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忍受着拥有过剩带来的苦恼，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最终都将变成苦恼占有我们。对很多人来说，拥有太多东西根本毫无意义，而无止境地追求拥有更多东西，将需要付出比商品的成本高得多的代价。派蒂以前从没读过这些。

“看那本书是个转折点，”她说，“在此之前，我从未把自己看做一个消费者。现在，如果看见一座10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我明白多余的那些面积其实也没什么用。到底多少才算足够？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概念。”

“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拥有的东西。年轻时，我总是不断地累加。如果想买的东西有大折扣，我就买俩。这本书让我第一次考虑自己生活中过剩的东西。我意识到过分的就是那些配饰。它们都够给社团里的每一个女人装饰打扮的了。我至少有二十副墨镜，平常又戴几副呢？一直都是那一副。”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再也不需要买配饰了，已经拥有太多了，而且从来都用不着。有些东西不该想买就买。比如有双多色的蜥蜴皮高跟鞋，我根本都不穿高跟鞋，但也必须得有这种类型的鞋。购物冲动就像烟瘾一样，需要立刻满足，但如果你坚持住，等一等，这种冲动感就消失了。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的，不是非买不可。年轻时，我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这么想。”

“过去，我的口头禅就是 饰品，饰品 。如今，我经常说 我有的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看着衣橱，就感觉不舒服。惭愧啊。”

派蒂停止了她的自我反思。“我想过购买这条项链会带来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但没想到会改变自己对购物的看法。年轻时，我只看见自己没有什么，然后就去买来填补空缺。现在，我看见的是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逛街时只是随便看看。自从拥有了这条项链，并和朋友们进行了很多关于项链的交谈之后，我开始把自己的那些配饰送给别人。这让我感到轻松自在。要是戒烟也这么容易就好了。”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1)

看清真正的宝石

什么事都无法让普里西拉感到一丝兴奋，包括乔奈尔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安排时间跟一群女人在一起简直是疯了，她一直这么认为。这阵子，她和汤姆正彻查商店的经营运转，每个礼拜她得工作六十个小时。谁有时间啊？她开始感觉自己就像《偷天情缘》里的比尔·默里，每天早晨，甚至星期天，都得醒来面对同样的生活，同样的苦差事。去年，她总共只休息了十二天。快节奏的工作简直让人筋疲力尽。

最近，商店的一个经理刚刚辞职，这就意味着除了原本的工作，她还得负责销售。普里西拉不喜欢站在店里，跟顾客打交道，她发现销售工作压力太大，常常让人疲惫不堪 很多女人想跟你谈心。偶尔，如果顾客是位刚刚丧偶的老先生，汤姆会去充当听客。不过通常顾客都是女性，普里西拉就得成为那个拉把椅子坐下来的听众。有两三个女人，每个礼拜都来光顾。她们垂头丧气，眼神伤感忧郁。她们不停地说着，有时候能说上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哭起来。她们的丈夫或已经过世，或离她们而去。她们的孩子或不在身边，或联系不上。这些女人严重地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她们的孤寂可想而知。普里西拉明白她们购物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她们想要的并不是一块手表、一枚戒指，而是一个朋友。普里西拉一边听，一边点头，一边安抚着她们。十二月初的某一天，普里西拉递给她们中的某位顾客一盒纸巾，让她擦擦眼泪，这时，她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就像是出自狄更斯《未来之灵》中的一个角色。十年或二十年后，普里西拉也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人吗？

现在，普里西拉有工作，有丈夫，身边还有三个孩子。但谁知道未来如何呢？妹妹临终时，她明白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那个女人离开后，普里西拉回到里屋，查收电子邮件。

发件人：乔奈尔JonellRMcL@aol.com

收件人：珠若莉娅女人

我觉得这一切太有意思了，你们感觉怎么样？玛丽和普里西拉，你们俩都错过了。我们完成了很多事。（以下是会议记录）

1、项链的名字：珠若莉娅。

2、时间安排：下一个是玛丽·卡润。

3、细节考虑，即分时共享，保证认真思考后按规定行事。

4、或许我们可以思考几个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你想戴着珠若莉娅去什么地方？还有其他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同分享？什么事情我们应该一同分享？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脱下了T恤。这是谁的主意？应该有人告诉我一个更好的方法。

我们期待圣诞节之前再相聚，大家能进一步地交流沟通。你们都很棒！祝大家开心。

乔奈尔

普里西拉盯着电脑。她错过了什么吗？

普里西拉·德·洛斯·桑托斯（“圣人”的意思，原文为西班牙语）在文图拉东部的一个西班牙裔农场社区长大。她的祖父母是墨西哥人，经济大萧条时期成为流动农民，后来定居在文图拉。她的父母开始也是务农，不过后来都慢慢改了行：她的妈妈整理包装柠檬，打扫房屋，然后经营一个小餐车；她的爸爸做建筑工人。普里西拉是家里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所以大部分时间她都留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全家八口人 其中有五年是九个人，一个堂兄跟他们一起住 只能共用一间浴室。“那间小房子里住了太多的人，”她说，“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很早就结了婚 拥有自己的空间。”

她的亲戚中有帮派成员 而且有很多。妈妈决心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跟那些堂兄妹们走同样的路，于是只好把他们送去读圣·塞巴斯蒂安私

立学校。这几个孩子就成为唯一一群早上七点在贫民区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的人。

普里西拉跟家人一起长大，包括住在街对面的爷爷、奶奶和叔叔，身边却没什么同龄玩伴。邻居们都住得比较远，之间还隔着一人高的橘子林和芥菜地。“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她说，“可这样也让我没什么朋友。”

她的成长过程很艰辛。当你身边有帮派成员时，生活就会这样 而她周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2)

围总是围着各种帮匪。十六岁时，一群女流氓突然围过来，把她痛打了一顿，在她胳膊上留下了红红的长口子。“她们觉得我就是一个来自天主教学校的软弱的小东西，但我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总是很坚定，可能这也是我愿意做劳教工作的原因。”

普里西拉的成长体验也跟别人不大一样。奶奶患了老年痴呆症后，妈妈开始照顾奶奶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普里西拉和弟弟不得不帮忙经营妈妈的小餐馆。那时，她才十三岁。

“我垒球打得很好，可每天下午和周末，我都得工作，所以没法参加体育活动。还记得有一年，我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大家想要的圣诞礼物。我说自己需要一件外套。其中一个女孩儿轻蔑地说， 你为什么不要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要一个你需要的东西呢？ 但是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就感到很幸运了。她们无法理解我的世界，同样，我也理解不了她们的。我觉得跟这些女人在一起，也会这样。

“我认为任何跟我有着同样成长经历的人都无法摆脱 自己不够好这种感觉。别人可能不会对我有这种想法，但我自己这么想。理智地分析，我明白友谊跟个人成长的方式或读的学校没关系，但我的感觉不是这样。这种想法让我很难主动跟他人接触。

“我对这些女人的印象是，她们是上流社会里的人，而我不属于她们那个行列。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变回了一个高中生，开个会也会搞得精神紧张。我去参加合适吗？我会被接受吗？如果她们不喜欢我怎么办呢？”

普里西拉意识到自己还在盯着那封邮件。她不是个喜欢收发电子邮件的人，烦透了每天一上班就面对着八十封新邮件。她的回复一般都很短。“我会去，”她写道，“很期待。”

其实，她并不期待，写上这么一句只是出于礼貌。跟一大群人在一起会让她感觉浑身不自在。有时候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恐惧症。

从小到大，她总是坐在教室后面，感觉自己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她跟学校里的朋友们很少交流，少到每天也就十分钟。

大部分生活中，她只有一个密友，住在休斯敦。所谓“亲密”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有时候普里西拉一年也不跟她联系一回。她们相距一千六百英里，能有个离得这么近的朋友已经不错了，可当你一天到晚都需要埋头工作时，就感觉这距离还是远了点儿。而普里西拉哪有不工作的时候？从那时在小饭馆里招呼客人、服务用餐、刷盘子，她就开始工作了。到二十七岁时，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

她心爱的妹妹生命垂危、最终离她而去，也没能改变这种工作、工作、工作的生活方式。但是，她把一切深深地锁在了心底，变得更加自闭。普里西拉的妹妹被诊断患上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癌症。她勇敢地跟病魔作斗争，可随着病情的扩散，还是痛苦地慢慢死去。“多琳是我们这个家的生命力，她像个演员，爱开玩笑，总是谈笑风生，”普里西拉说，“她的死让我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每天起床后就开始做那些必须要做的事，但其实只是些机械的动作。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我就直接回到卧室，换上睡衣，爬到床上看《美国偶像》或《宋飞正传》的重播。我切断了自己和所有人的联系，甚至包括我的丈夫。”

“我很擅长自我封闭，生活中一直就是这个状态。远离人群比主动跟他人交流沟通容易多了。但是，等你意识到自己有太多时间都是孤单一人的时候，你这辈子的生活就已经这样定型了。其实这种生活并不好。”

普里西拉决定，如果她去赴会，就一定得给大家留下个好印象。她衣橱里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因为她觉得自己偏胖，而黑色最显瘦。普里西拉拥有那种很多男人们渴望的丰腴身材和曲线美。尽管曲线才尽显女人味，普里西拉还是觉得自己的体形不怎么样，这是多年美国式生活的结果。

她选择了自己最好的一套服饰，一件圣·约翰的针织衫，一双斯图尔特·韦茨曼高跟鞋。珠宝她并不担心 她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3)

的右手上，戴着一枚“心·火”钻戒；手腕上是一块椭圆形的菲利普·斯坦双时区手表，它曾先后两次当选奥普拉年度圣诞精品，并且还是这位著名的谈话类主持人自己佩戴之物。普里西拉被这块手表吸引是因为它内含两块特别设计的晶片，据说可以帮助入睡。她每天都是凌晨两点就醒，然后无助地盯着天花板，所以只要是利于睡眠的东西她都需要。普里西拉把玩着这块两千美金的钻石镶边儿手表。拥有一家珠宝店有个好处，就是想要任何款式都可以拿来借戴。而缺点是任何东西都不真正属于她。如果一位顾客看上了她戴的首饰，想要买，她当天就摘下来，以后再也不能戴了。相比之下，还是赚钱比较重要，于是她尽量不让自己对这些东西产生感情、过于迷恋。

她在历史悠久的皮尔蓬旅馆门口找了个地方停车，熄火，整理好衣服，补了补妆，平复心情，打起精神。她紧张起来。这种神经不安的感觉让她想起1994年自己想重回大学攻读学位时的情景。二十年来，她带大三个孩子，同时做临时工、兼职，从镇监狱看守到玫琳凯化妆品销售，各种各样的工作她都干过。她开车到招生办公室，找地方停了车，熄火，感到惊慌失措，又重新启动汽车，绕着校园开了一圈儿，回到停车位，熄火，又感到心慌意乱，于是又一次重新启动汽车，在校园里转悠。八次 没错，她数了 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办公室，跟招生老师谈话。谢天谢地，她已经迈过了那道槛儿，不用再转八圈儿了。

她很高兴自己为那条项链付了一份儿钱。其实她可以不付的，在成交时作为条件商量好，但她不想从这群人中跳出来，不想跟别人不一样。

等普里西拉想完了这些事，走进房间时，长方桌旁只剩下一把空椅子，显而易见，她是最后一个到的。这没什么好新鲜的，社交聚会

上，普里西拉总是迟到。这回，她依旧用一贯的方式自责着：迟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精致小巧的金色节日灯点缀着圣诞树，让这间优雅静谧的旅馆小屋倍显节日气氛。壁炉台上的冬青树和圣诞红映亮了黯 的镶嵌墙面。不过普里西拉并没注意这间屋子。她只看见一群女人正一块儿笑着聊天，电子邮件中洋溢的活力和友情，就活灵活现地浮现于眼前。

不到一分钟，她就看见了自己生活中所错过的东西。

“抱歉，我来晚了，”普里西拉说得很快，“有一些工作需要处理。”

还没等她说完，乔奈尔就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满是热情的笑。她快步走到这个新面孔的身边，一只胳膊搂着她，跟其他人介绍起来。每个人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她们都在想，就是她的先生，那位慷慨大方的男士，让这一切成真。

普里西拉坐了下来。她知道这样不太礼貌，但还是忍不住地凝视着坐在对面的那位女士。那是玛吉·胡德，她金色的直发和纤长的刘海儿框着绿色的眼睛，一件豹纹运动衫紧贴在强健的身体上，显得舒适而性感。普里西拉没想到，五十多岁的女人，看上去还能这么好。

如果她们深入交谈，普里西拉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也跟人的身材一样 大不相同。这么多年来，玛吉有过三个丈夫，还有很多朋友。但这只是生活的表象，实际上，普里西拉跟玛吉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光看表面是想象不到的。在距离文图拉两千英里的芝加哥市中心，玛吉的成长也很艰辛。

玛吉朝普里西拉温柔地笑着，她同样觉得自己是个圈外人。社团中的很多女人拥有长久的爱情和伴侣，而她的婚姻却一次不如一次。很多人都来自本地，而她是个外地人。虽然大多数女人都已经成为了母亲，但只有她还在家里培养教育着孩子。

普里西拉也冲玛吉笑了笑，然后发现她的眼睛又被另一个女人所吸引。坐在桌子最前面的一位女士，留着一头瀑布般的金发，穿着红

色毛衫，戴着那条钻石项链。普里西拉在店里看见这条项链有一年多了，但从没见过它像今天这样。正午阳光穿过旅店长长的窗户，在屋内投下了一道道光

《钻石项链》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4)

柱。自然光线的映射，使得钻石分外闪耀，同时也使这位身着红衣的女士显得光彩照人。不仅仅是她的脸上充满了光彩 她整个人都光芒四射。这条项链戴上后，看上去会这么美吗？普里西拉琢磨着，还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还有这些女人，让它显得这么美呢？

普里西拉相信预感。她第一次把目光投向汤姆·范·甘迪时，就看见他身上仿佛散发着光晕，从那一刻她就知道，他是自己这辈子要嫁的人。这种感觉很强大，甚至能控制精神。她感觉此时此地也正发生着某种具有强大力量的事。它跟十几岁遭遇爱情时的情感体验不太一样，不是那么剧烈，这种感觉更像是一种轻微的颤动。不过她还是觉得自己脚下的大地发生了改变 她想要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同时，这些女人也对普里西拉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她们都佩服她有勇气加入这样一个社团 自己谁也不认识，谁也不了解。还有几个人琢磨着，这个安静的女人该怎么应付她们的喧哗和粗俗。

她们吃完沙拉后，乔奈尔开始分发议程：第一，谁的性格顽皮，并/或和蔼可亲？最好两者兼备。第二，项链的保险金额：每人$88.46。第三，你们对给无家可归的人捐赠毛巾这个社区活动有什么看法？

这些女人写完支票后，纷纷起身离开。她们亲切地跟普里西拉说再见，每个人都表示很高兴她能加入这个社团。普里西拉被她们的笑容感染了。

那天晚上吃饭时，汤姆终于看见了普里西拉久违的笑容。她笑时会露出洁白的牙齿，一双棕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温柔亲切，现在这张笑脸已经显出些皱纹了。高中时他就是被这副笑容吸引，坠入了爱河，那时他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橄榄球四分卫，她是拉拉队队长，为他加油助威。

“这是一群很棒的女人，”普里西拉说，“谢谢你让我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我没做什么。”

“你当然做了。”

“我只是看见那些女人在一起特别开心，想让你也能跟她们一样。”

“我没意识到自己竟然这么不快乐。”

“你曾经也很快乐。”

“不知道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谁能准确说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年轻的自己，再也无法从简单的事情中发现乐趣，停止了歌颂生活？几年 几十年 我们工作，养家，打理家务。某一天醒来，就开始面对化疗、悼词、出入疗养院，然后忽然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都不曾真正给自己放个假。那时，我们能做的只有发出这样的疑问：生活为何如此艰难？

乔奈尔给大家发邮件通知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时，普里西拉立刻回复到：“我会去，很期待。”这一次，她是真的期待。

可到了聚会时，普里西拉还是一向的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她怀疑自己是否有信心像其他人那样，轻松、自信地交流。在西班牙裔社区，她学会了生存的技能，但没学交谈的艺术。她注意到她们表达着各自的不同想法，但并没有像Fox新闻中的那些专家们一样提高音量。她们从不说别人“错误”或“白痴”。普里西拉从没遇到过这么彬彬有礼的争吵。她琢磨着，自己说话时，她们是否也会如此客气。第二次参加聚会时，她确实感受到了大家的接受和认同，就像上回在皮尔蓬旅店已经感受到的那样 除了接受和认同，还有一种自身价值得到肯定的感觉，一种特别的尊重。

在普里西拉参加的第四次聚会中，乔奈尔制定了这样的议程：这条项链到过哪些地方？它将要去哪些地方？社团接下来要做什么？然

后乔奈尔问道：“谁来说说吗？”罗姿·麦格拉斯，对女性群体活动具有丰富的经验，于是她对那些没听过的声音格外敏感。“我们挨个说吧，”她建议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

普里西拉惊慌起来。她必须得说点儿什么，不能成为唯一一个保持沉默的人。她说什么呢？这些女人一个接一个地说起来。普里西拉听着，又一次注意到没人批评责备。或许也没人批评她的意见。她开始让自己放轻松，松开交叉的胳膊和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5)

腿，深呼吸。她考虑着一会儿要说的话题，发觉自己不想谈论问题、新闻或是那条项链。但是，她会发言。

轮到她了。她往周围看了看，十二双眼睛正看着她。奇怪的是，她发觉，自己说话的渴望竟然超过了对别人反应的恐惧。

她说道：

“亲眼目睹妹妹的过世让我的情感变得生硬而赤裸，所有感觉都赤裸裸地展露于外，仿佛失去了原有的庇护。她的死告诉我，你必须告诉人们你对他们的感觉，否则可能就没机会说了。”

“妹妹的过世给我的心裹上了一层沉甸甸的磨石。但我逐渐意识到，通过死亡，她还送给我一件礼物 找到你们这样的十二个人。能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我非常感激。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特别快乐。你们的热情亲切，你们的接纳认可，你们的快乐，你们之间的友爱，你们拥抱生活的方式，你们不带有任何批评责备的相互聆听，你们欢迎我进入大家的生活，这些都深深地鼓舞了我。现在我明白了鼓舞 这个词的含义，它意味着 注入、给予 ，你们为我的生活注入了活力。谢谢你们。”

说着说着，普里西拉的眼里就充满了泪水。她说完后，其他女人的眼睛也渐渐湿润了。

轮到普里西拉拥有那条钻石项链时，她戴着它去办公室、去杂货店、去银行、去开研讨会。她并没有特意挑选服饰来炫耀它，也没有特意说起它。她知道自己应该在配饰方面多花些时间。虽然佩戴珠宝对商店的销售没有太大的帮助，但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公关手段。可普里西拉不是那种迷恋珠宝的女人。和汤姆去参加展销会时，她发现别的女人都打扮得珠光宝气的。普里西拉对戴着自己的货品到处炫耀并不感兴趣。她很喜欢看其他女人戴着的光灿灿的珠宝，可自己不愿

成为那样的活招牌。穿衣打扮时，她总是最后才想起配饰。作为一位珠宝商的太太，这一点让她感到有些惭愧，可她就是对配饰没兴趣。

对那条钻石项链，她也没什么兴趣。戴与不戴都无所谓。让普里西拉感到兴奋的是她们下一次的聚会，她将把项链传递给别人，她将再一次跟她们相聚，那天晚上，她们将在她的家里相聚。

离聚会还有六周时，普里西拉就开始安排、准备：熨烫白色的亚麻桌布和配套餐巾，擦亮银质餐具和托盘，拿出韦奇伍德“哥伦比亚”瓷器和越橘色的水晶±。她还从卡马里罗的“伍德牧场”烧烤店订了一套丰盛的晚餐：对虾、迷你三明治、烤牛肉条、什锦沙拉和面包。她烤制了巧克力布丁，一种她曾经非常拿手的甜品，不过已经七年没做了。最后一项：香博和香槟。她知道有几个女人喜欢香槟，于是拿出了那瓶唐·培里侬香槟王，那是三年前别人送给范·甘迪的圣诞礼物。一直没遇到过什么特殊的场合，所以还没打开过。

普里西拉愁眉苦脸地看着米黄色地毯上的那块污渍，那是女儿的玛尔济斯宠物犬弄脏的，不过她想那些女人不会注意到的。她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呢？晚餐看上去那么棒，其实这也不重要。她们都是轻松随和的人，不拘礼节，不会挑剔她的款待。

差五分六点，她打开双道房门，站在这座二层砖混小楼门口等候大家的到来。天竺葵沿着走道一路绽放，周围还挤满了吊钟花和玫瑰。

她们三三两两地结伴而来，进门时说说笑笑的。气氛安宁祥和。普里西拉站在门口欢迎大家，身后是一座五英尺高的圣母玛丽亚塑像，安置在一个凹龛里，背景画着蓝蓝的天空，看上去很有立体效果。

她们笑着相互拥抱，惊叫着“我喜欢你的头发！”“旅行玩得好吗？”“哇，看那些吃的！”热情地寒暄之后，所有人都被丰盛的晚餐吸引了，有的直接朝香槟走去。当她们发现那瓶唐·培里侬香槟王时，有人瞪大眼睛，有人张着大嘴，都感到十分惊讶。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黛尔·莫根伯格问普里西拉。
“不太懂，不过我想应该很贵。”
“500美金一瓶呢。”
“我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还确定要打开吗？”
“确定，今天值得庆祝。”

第三章 普里西拉：孤独者(6)

开会之前，香槟爱好者们就达成了共识：这是她们品尝过的最好的香槟酒。

“在遇到这些女人之前，”普里西拉说，“我对人对物总是充满了排斥，总是说 不 。在商店里，汤姆经常问我价格能不能低一点儿，就像当时问那条钻石项链那样，我总是说 不行 。他问我想不想去夏威夷度假，我说 没钱 。女儿跟她的朋友们出去旅游，我就跟她过不去、闹别扭。她在商店里工作，我觉得她不应该去做那些没用的事。我把身边所有人的生活都搞得乌烟瘴气、了无生趣。”

“长期以来，我的生活就是家庭和工作，还有跟工作相关的一切。我知道工作不是最重要的，但自己成天的忙碌，让人感觉好像它就是最重要的。工作成为了一种习惯，有工作就够了。”

“但是，我对生活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并没有思想准备。妹妹过世后，今年，我的父亲也去世了，从此，我的家庭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的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这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他们成长时，我是个严格的母亲。现在，他们独立了，我不想对他们有任何打扰。孩子们离我很近，我们经常来往，但我总是时刻提醒自己要小心，不要越界，特别是跟儿媳的相处。你必须明白什么时候可以畅所欲言，什么时候该回避。大部分时间是要回避的。不管你的主意多好、用词多谨慎，成年子女都会把建议听成是一种批评。所以我连建议都不提 这是最困难的。同时，作为一个商人，你说话的内容必须因人而异。每一场交谈都包含着意识和谨慎这两个要素。”

“和她们在一起时，所有的这些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如果这天晚上有聚会，工作就会完成得快而轻松，整个人都感觉步履轻盈。现在，我总问： 下一次聚会是什么时候？ 那天晚上，在我家聚会时，感觉太开心了。那是多少年来，我第一次招待客人，也是生平第一次跟

客人们相处，没有感到任何的紧张。我不想让她们离开。跟她们一起在家里相聚，让我感到平和，感到满足。”

“参加聚会是我说 愿意 的开始。 愿意 出现， 愿意 参与其中。”

“能够加入这个社团，是我先生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他让我的生活重回激情无限的年轻时代，他让我无限憧憬美好的未来。”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1)

重燃闪亮的婚姻

黛尔·莫根伯格得等十一个月才能戴上那条钻石项链。她不愿意等那么久。戴着它去圣地亚哥参加舞蹈俱乐部每年一度的“游离”舞会多有意思呢！她拨通了罗姿·麦格拉斯的电话。

“当然可以，你借去戴吧，”罗姿在电话里说，“不过那时我不在家。我给你留在前面的门廊上。”黛尔的脑子里浮现出周围一套典型的住宅别墅，感觉有点儿不寒而栗。放在外面一个谁都能看见的地方？没人保管？这女人想什么呢？项链还没上保险呢。要是让别人拿走了怎么办？我拿钱赔吗？

黛尔把最后几件东西放进小旅行包里，感觉焦虑不安。卡马里罗位于文图拉以南十五英里，一路上，黛尔一直都紧张兮兮的。她催促丈夫特德开快点儿。直到特德开上一条长长的、蜿蜒曲折的砂石路时，她才觉得放松了一些，因为这条路的尽头只有罗姿的农场别墅，四下无人，仿佛与世隔绝。

黛尔跑到门口，一把抓过那个银色的珠宝盒。在开往圣地亚哥的三个小时中，她把它放在腿上，紧紧地握着。

现在，一种新的不安的情绪在她的脑子里蠕动。人们会认为这条项链是假货吗？对于珠宝，黛尔赞同“少即多”的哲学观。作为一件货真价实的珠宝首饰，这条项链非常优雅，但如果是一件搭配衣服的人造珠宝，它就过于炫耀了，显得有点儿庸俗。另一方面，一条真正的钻石项链显露身份，而这种显露却让黛尔感到局促不安。跟很多女人一样，她抵挡不住那些东西的诱惑 一块劳力士手表，是她唯一保留的前夫送给她的礼物。然而，当她屈从于这些诱惑时，又觉得自己肤浅。她讨厌炫耀。如果人们认为她花钱买了个身份的标志，那多尴尬啊。黛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些失策，这种心理让她的情绪左右摇摆，仿佛万花筒中嬗变的图像。

为什么佩戴这条项链让人感觉是一件大事呢?

在兰曹·柏纳多旅店，黛尔脱下凉鞋，穿上高跟鞋，脱掉牛仔衫，换上一条黑色的吊带绉纱短裙。她小心翼翼地将项链从首饰盒里拿出来，戴在脖颈上。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不安的情绪又一次袭来，搅得她心烦意乱。一开始，她觉得华丽而优雅，就像格雷丝王妃。过一会儿，她的沉着冷静就瓦解了。为什么看着自己戴上这条项链感觉这么焦虑呢？怎么可能呢？她非常渴望参与这个实验，当初还为了加入社团而费尽周折。

黛尔·莫根伯格定期跟乔奈尔、南希·哈夫一起清晨散步，每个礼拜三次。早上七点半，她们会在市中心梅茵街一个名叫“巴勒莫”的咖啡屋准时碰面。这三个女人在梅茵街上一路往西，经过使馆街，朝文图拉码头走去。她们呼吸着来自太平洋的海风，一个小时后，享用完奶酪面包和浓拿铁咖啡，各自离去。黛尔是最先听到乔奈尔这个想法的人之一，也最先被邀请加入。

这个主意对黛尔很有吸引力，但费用是个问题。二十七年前，黛尔成为特德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助理，他们就是这么相识的，从那时起，她就没做过全职工作。特德丧偶，带着三个孩子，他们结婚后，黛尔发觉自己慢慢学会了做一个全职太太。她尝试过各种兼职工作，包括做了两年的高中法语老师。但是五年前，特德年迈的母亲需要人照顾，于是黛尔就完全退出了劳动大军的队伍。这就意味着她没有独立的收入，意味着她花100美金可以不征求丈夫的意见，但是1000不行。

当天吃晚饭时，她没提项链的事，因为她对丈夫的反应感到紧张。她需要些时间，想出一种最好的方式来跟他谈。她不是非要征得他的同意，但想得到他的支持。

慢慢来，她跟自己说，先探探他的想法。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然后小火慢炖，直至煮熟。

特德是个很好的听众 这个特点让他相当有魅力。他似乎能听进去你说的每一个词，而且，似乎对你所说的话由衷地感兴趣。他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秃头，戴着眼睛，看上去挺性感。

那天晚上，黛尔告诉特德这个“项链共享”的计划时，特德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脸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2)

上的表情仿佛说，“再说详细点儿，”但实际上，脑子里问的却是，我没听错吧？这三个女人要买一条22000美金的项链？她疯了吗？如果这就是她的散步同伴，那她需要一个新团体了。

他大声地说了句：“你们这些女人啊。”并没有明确表态。

两个礼拜后，黛尔又提起了这件事。

“乔奈尔的想法很棒，”她说，“我想加入。”

又来了，特德想。“你已经有很好的珠宝首饰了。”他说。

“这不仅仅是共享项链。”

“我以为你不喜欢钻石呢。”

“它的意义或许会远远超出佩戴一条项链。”

不敢苟同，特德心想。“我还是没明白。”

遇到阻力时，黛尔并不退缩。二十九岁那年，她一夜间成为十几岁孩子的母亲，那时就是这种性格帮助了她。在与特德的婚姻生活中，也是这种性格让她受益。她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黛尔盘算着怎样才能争取到她丈夫的支持，而她的丈夫却想着怎么说才能让她放弃这个念头。他已经离开法律界三十年了，也没成为一个战略家。他知道自己不能阻止她 也阻止不了，但谁知道他心里藏了什么怨怼呢？而怨怼，他明白，可以毁掉一段婚姻。但是他们还正为小女儿支付着昂贵的大学学费。在这个情况下，一条钻石项链显然是件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根本没必要。不仅是费用的问题，他还意识到自己有点儿伤心。在他们二十四年的婚姻中，他给黛尔买过很多漂亮的珠宝首饰。还不够吗？她为什么还想要钻石项链呢？浮华虚饰并不是她的性格啊。她一向穿着朴素，大方得体。

特德决定找韦恩·哈夫谈谈，他的太太就是南希，已经答应了要参加这个带有几分冒险性的活动。韦恩是个总承包商，举止儒雅，笑容温和。

“我觉得这主意糟透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特德在韦恩的家里说道。

“为什么？”韦恩问，“这对女人来说意义重大。如果你支持她，你也会感到快乐。”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你觉得要是身边有位不开心的太太，你会快乐吗？”

“不会 但是花费上 ”

“把它当成对夫妻关系的一种投资吧。”

特德喜欢韦恩这个人，十分尊重他，所以他的话有分量。理性地想，特德觉得韦恩说得有道理。但情感上呢？他仍然无法接受。

黛尔了解特德的想法。她跟乔奈尔再次散步时，向她倾诉了自己的焦虑 找不到一个好办法来战胜特德的反对。

如何让丈夫感兴趣？乔奈尔有的是主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她早就想好了。对于女人买钻石项链，很少有男人能像汤姆·范·甘迪那样热心，就算是几个人一起分担成本也不行。所以，她必须得想个办法。乔奈尔的先生觉得这个主意简直荒唐。其他很多男人也这么认为。他们转着眼珠，打趣嘲弄，满脸假笑。他们的反应，不管强烈还是微妙，都传达着一个信息：天啊！多无聊的想法。

显然，改变男人思维的策略就是性，乔奈尔确定无疑。

“我们定个规则。”她说，眼睛里充满了恶作剧式的调皮。乔奈尔的眼睛总是这样。“好吧，不是规则，因为我不相信规则。我们定个行为准则。每个女人拥有钻石项链时，都必须一丝不挂地只戴着这条项链跟丈夫过性生活。”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露出了顽童般的笑容。“女人为什么不能用性爱和钻石来统治世界呢？”

黛尔不知道这个计策管不管用，不过她决定立刻试试看。那天吃晚饭时，她提出了这个“行为准则”，带着点儿开玩笑的口气，来掩饰

自己的窘态。这个计策让她感到狼狈，特别是想到自己赤裸着身体，戴着那条项链。

珠宝作为一种性诱惑的取悦工具？特德从没想过这种事情。不过那幅画面立刻引诱了他。用它来装扮我太太美丽的身体，多妙的主意啊。

他笑了："你一定得这么做。"

这样，黛尔就像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纳一样，轻松跨过了最后一道障°。

现在，黛尔在宾馆的房间里，第一次戴上这条钻石项链。

高贵的感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3)

她觉得自己像个女仆。我的裙子跟它很不配。于是，离“我不配”就差一小步了。我太胖了。看着镜子中漂亮的项链和她14码的裙子，黛尔意识到，自己不够好这种感觉驱之不散，已经把她搞得很疲倦了。在镜子前，她发誓：我要减掉二十五磅。等十一个月后，轮到我拥有这条项链时，我要摇身一变，改穿8码。

回想当初站在镜子前面的那一刻，黛尔说：“自我感觉不满意，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对性爱不再感兴趣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性爱欲望很强的人，但随着绝经期的到来，这种欲望消失了。”

“结婚的头几年，我们的性生活非常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慢慢发生了变化。我怀孕，体形走样，体重增加，一点儿也不觉得性感了。孩子们来来去去的，我精神涣散，疲惫不堪。生活就慢慢地变了样儿。”

“性爱开始变得像分娩一样。你记得分娩时疼痛难忍，但很多年以后，你就忘记了当时的疼痛有多剧烈。我知道自己过去喜欢性爱，可是想不起来那种狂热的欲望是什么感觉了。”

“很多五十多岁的女人都不再关注性爱了。我跟别人聊天时，发现有很多已婚女士已经多少年没有性生活了。人们?规蹈矩，墨守成规，然后便开始习惯了这种生活。变成这样很容易，但女人等于把自己置于险境，因为她们的丈夫有可能发生婚外情。对我来说，那将是毁灭性的。于是我明智地决定，要重新唤起对性爱的兴趣。”

“在一个谈话节目中，我听到一位医生说： 性生活越多，你就越渴望性爱。 他推荐了一本书，名叫“性爱膳食”。我找了半天，只在Powell s网站上找到了一本二手书。我跟一个朋友说时，她说： 啊? 一本用过的性爱手册。 我倒是没想到这方面，所以当我看见它寄来时还是原装密封的，心里就轻松多了。这本书还附带两本小册子，一个为 他 准备，一个为 她 准备，里面都是各种主意。情人节时，我半开

玩笑地把它送给特德。我们俩谁也没读那本书，不过我·了一遍小册子。我哪个都不好意思做，但是那些主意激起了我的想象力，让我琢磨着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活泼热情。”

“然后我报名注册了一个关于性爱的讨论班。它本身不是夫妻专题讲座，不过我们俩都去了。它对我们的影响和作用要比我之前想象的大得多。我们俩都意识到彼此之间缺乏性爱的交流。事实上，二十多年来，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谈论过性爱。如果我总是在说 不 ，两人之间就只剩下拐弯抹角的间接提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进行交谈。我对主动提起性爱感到不好意思，谈论性爱让我们俩都觉得有些尴尬。”

“讨论班结束后，我们要想出一种密码，一个好玩儿的短语，相互探测对方性爱的勇气和兴致。这是一种通过信号来传达性爱的方式，避免说得太清晰明了。现在多少不用这样了，因为我们已经变得很开放，能够直截了当地表达。不过这个交流的方法对我们的进展有突破性意义。”

“减肥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用八个月的时间减掉了当初发誓要减掉的那二十五磅。特德并不介意我胖，但减肥能让我觉得自己更性感。”

“最重要的因素是，我找了一个内分泌学家，并告诉她，我希望自己的性爱生活能够更好。她给我用了荷尔蒙和雄性激素。副作用是我的脸上长出了些毛发 我一直用镊子拔着 不过我认为值得。雄激素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国度。”

“现在，我经常渴望性爱生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羞怯内向了。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准备好去参加特德的大学同学聚会时，决定登记住在宿舍里。他比我大十一岁，所以他的学生时代还是在性革命之前。我开始通过他的视角来看那段时期，他可能希望在他的房间里出现一个女生。想象着他的幻想，我订了一套女生的学生装：一件格子花呢打褶迷你短裙，一件性感的白色衬衫，还有中统袜。我知道自己不好意

思到文图拉的成人商店买这些东西，于是通过邮件订购。如果在店里试穿了这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4)

套衣服，我就不会买了。打褶裙穿在我身上没多大用。宿舍里有共用的浴室，为了给特德一个惊喜，我在浴室里换上了学生服，然后在外面穿上浴袍。我可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看见我这身装束。那晚很有意思，而且特德似乎很感激。”

“我一直尝试新事物，不像以前那么害羞了。在网上看那些用具和服装特别有趣 女牛仔、深闺女子、酒吧少妇。我想尝试看色情片，于是也从网上订购，我觉得这些影片挺有意思，能刺激欲望，尽管我总是更想看故事情节，而特德，典型的男人，总是想快进到性爱场面。我还在继续思考， 尝试这件事是否有趣。 ”

“戴着那条钻石项链过性生活确实很有意思，而且很性感。我们俩咯咯地傻笑。这个想法为我们的实验增添了魅力和戏剧效果。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电影场景中。”

“起初，我担心自己富于变化的各种尝试会吓到特德。他生活的年代毕竟更为传统。我不想让他失去对我的尊重，认为我的行为举止轻佻淫荡，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试着。但是，他觉得我的每一种尝试都挺好，实际上还远远超过了 好 。他越是欣赏，我就越放松，也越自信。忽然之间，我想知道自己过去为什么那么害羞呢。”

陪伴黛尔成长的并不是些害羞的女性。黛尔是家里的大女儿，有两个妹妹。她在帕洛·阿尔托市的一个中上阶层家庭长大，离著名的惠普公司创始人休利特家就隔着三所房子。不过那位邻居并没有给黛尔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童年时陪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女人们。

首先是珍妮阿姨，她是为外宾服务的。她为黛尔的房间装饰满了自己出差带回来的手工艺品：来自内罗毕的瞪羚雕塑和斑马鼓，来自开罗的骆驼鞍和娜芙蒂蒂半身雕像。她从香港给黛尔带回来一件和服，从埃及带回来一个红色的皮革珠宝盒，上面还镶嵌着银质的象形

文字。再加上生动的故事讲解，她开启了黛尔对异域文化的追求和迷恋。

然后是黛尔的母亲，玛丽，一个《规则》出版前的“规则”女孩儿。她跟黛尔说，如果一个男生接她时迟到了十五分钟，她就应该拒绝跟他出门。黛尔不知道这些规则对不对，不过她看到它们在母亲的身上很有效果。她的母亲在答应嫁给黛尔的父亲之前，赢得过三次求婚。在她成为一个年轻寡妇的那些年，家庭相册里有不少她和相貌英俊的男朋友的合影。她并没有刻意去吸引男人们的注意，但自然流露的性感，让她很容易就收获了异性的关注。当女儿大胆地问起她和父亲的性生活时，玛丽直截了当地说：“棒极了。”母亲八十岁生日时收到的贺卡，让黛尔想起了她的妈妈在异性关系上的成功。一张贺卡上写着“性感的玛丽”，另一张上是“性感美女邻居”。在养老院里，三个男人为获得她的注意而相互竞争，每天打电话、送礼物。

再接下来是黛尔的祖母，涅娃。她是个优雅的女人，咖啡桌上总放着长茎红玫瑰。不过，她也是个性格活泼的多面手。黛尔在圣·芭芭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上学时，八十岁的涅娃正跟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朋友交往，他是个飞行员。“我们的身体接触也棒极了。”她会眨着眼睛笑着对黛尔说。涅娃在镜子上贴了很多警句箴言，并鼓励黛尔多读积极乐观的书籍。

自从1974年有人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裸奔而过，裸奔就成为了一种流行风尚，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有天晚上，黛尔全家齐聚一堂，这时，来串门儿的涅娃赤裸着身体跑过客厅。全家人都惊呆了。穿好衣服后，她坐在沙发上，加入家庭聚会，每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黛尔那时才十几岁，她对祖母滑稽古怪的做法感到有些尴尬。但是，尽管如此，她看到了她是一个多么活泼快乐的女性。

“所以我家里的女性很享受性爱，”黛尔说道，“这对我有好处，让我觉得性爱正常、自然，而且健康。”

“不过，结婚很长时间的女性要保持对性爱的兴趣是比较困难的，精力和兴奋都是个问题。女人的主动很重要，因为男人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5)

需要通过性爱，来获得被爱的感受。视觉刺激会自动引起男人的反应，所以他们很难压抑自身的性冲动。而对于女性来说，性爱更多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我们必须在脑子里产生一种想象。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对性冲动有较强的控制力，这对女人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和思想，使性生活得以改善。”

“如果我早点儿明白这些，或许就会更早唤醒我们之间的性爱关系。你得把它当成头等大事。”

莫根伯格在文图拉的家，舒适安逸，充满了艺术气息。厨房透露出黛尔的两个偏爱：美食烹饪和法国文化。七个书架上，放满了烹饪书籍，从《美食爱好者的巴黎指南》、《在普罗旺斯的家中》，到朱莉娅·查尔德和雅克·佩潘的经典卷册。塑料文件箱里存放着差不多五年的《美食家》和《好胃口》的过期刊物。灰褐色瓷砖铺置的桌台上安放着五颜六色的法国陶器。还有来自E.Dehillerin的í锅，那是查尔德经常光顾的巴黎厨具店。墙上挂着一份加了外框的Taillevent餐厅食谱，那地方相当于巴黎餐饮业的圣母，历史悠久、地位尊贵。

黛尔正准备晚餐，做着茄子干酪。她一边做饭一边说，看上去很轻松。

“我非常喜欢法国文化，”她说道，“特别是人们花时间去享受生活的方式。他们享用美食、品尝好酒、享受性爱、尽情交谈，几乎把它们发展成艺术形式。法国人不为了工作而生活。我现在又能做全职工作了，但是一年只休息一两周让我觉得受不了。”

黛尔是社团中唯一一个不出门工作的人。她大部分的悠闲时光都在品味生活，就像法国人那样，用美食盛宴款待客人，为朋友的生日精心挑选贺卡和礼物，在生日和节日庆祝时和家人尽情狂欢。

不过，在当今这个工作狂的社会中，她发现呆在家里也是有代价的。“ 你做什么工作？ 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些人立刻就对你失去

了兴趣。投资俱乐部和慈善团体的工作似乎并不足够。你得为自己找个有意思的话题。珠若莉娅让我有趣事可讲。”

黛尔穿着纯棉的宽松裤，上身是一件蓝黑碎格的衬衫。衬衫上面有几个扣子没系上，露出黑色的蕾丝边胸衣。由于近期整体上控制饮食，她的衣服显得很宽松。闪亮的秀发，修整精细的美足，从头到脚，她整个人看上去容光焕发、魅力无限。她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你会发现，她更像是一位巴黎妇人，而不是一个游客。她的声音像凯瑟琳·特纳一样，有些沙哑。她的脸上没有皱纹，但也没做过整容拉皮手术。“我在观念上反对任何激烈而极端的行为，”她说，“不过如果有护肤品或激素能够帮助改善，我会尝试。”她最近开始用欧邦琪护肤系列，皮肤红润、光彩照人。

黛尔正把茄子切成半英寸厚的薄片，特德走了进来，轻快的步伐迈出他轻松的好心情。早上六点到健身房打è，然后在他的财产规划公司里度过忙碌的一天，现在回到家，迎接他的是番茄酱和洋葱、大蒜、罗勒一同烹煮的香气。他的衣服也显得很宽松。

“黛尔是厨师，”他说道，“我是助手、服务员，外加洗碗工。”

黛尔用花生油煎茄子时，特德讲了个故事，那次他款待客人出了差错。有一回，他们和另外一对夫妇在户外聚餐，黛尔主动请缨，为大家烹牛柳。她把调料?存放在金2纸包着的容器里，刚好这个容器跟她放剩余猫食的容器长得一样。特德装野餐篮时，抓过一罐芥末酱就放了进去，其实那罐是猫食。

“那回，我处理得特别好，”黛尔说，“至少我印象中是。”

“你什么时候制造过大场面啊？”特德问，“我相信你没有。”

“可能是有点儿壮观。”

他笑着看看她。“是啊，特有意思。”

交谈继续着，聊到黛尔第一次拥有珠若莉娅的那个月。这对夫妇决定去巴黎 他们最喜欢的度假胜地，为黛尔庆祝生日，连同看望他们的小女儿，她在一家纽约律师事务所的巴黎办事处当专职助手。

黛尔一向期待旅行，这次她还将戴上珠若莉

第四章 黛尔·莫根伯格：传统主义者(6)

娅。乔奈尔设计的第二项行为准则：如果有人去巴黎，她可以带上这条项链，为了向朱莉娅·查尔德表示敬意。黛尔有幸成为社团中完成两项行为准则的第一人，她兴奋极了。毫无疑问，穿着8码的衣服，配上这条项链，比过去穿14码时强多了。钻石在她的脖颈上显得更有吸引力，形成一个“V”字形，而不是“U”了，她爱上了它妩媚动人的样子。

特德天生是个善谈的人，他整理出一条清晰的故事线。他们俩去旅行时，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分工模式，他解释说。黛尔是个非同一般的研究者，她订机票、订酒店、订餐厅。她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精通四种语言，她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当地话。特德负责安排他们的活动。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特德说，“带珠若莉娅领略巴黎的风采。通过一个初来者的眼睛看这座城市。”

“你能一边说一边做下沙拉吗？”黛尔问他。

特德一边继续讲着，一边洗生菜叶、切紫洋葱、薄薄地削掉鳄梨皮。跟黛尔一样，他一边干活儿一边聊天，也很轻松的样子。

“我们带着珠若莉娅一起爬上艾菲尔铁塔，游览卢浮宫，在塞纳河边散步，参观凯旋门和奥赛博物馆。我们还带她去了卡地亚 那可能是最精彩的一段。这是我的主意，把珠若莉娅介绍给她法国的一位堂亲或伯祖母。让她跟一个富贵亲戚合影留念。”他说话的语气很好笑，仿佛珠若莉娅是家庭中的一员。

走进那个豪美的场景中，这对夫妇感觉有点儿诚惶诚恐：典雅的遮篷预示着你进入了世界上最高级的商店之一，身穿夹克的门卫，优雅的镀金展柜，身材高挑的金发女子朝他们走来。卡地亚有严格的规定，她告诉莫根伯格夫妇：在店内不能拍照。但是，当她看到这对夫妇大为失望的表情时，她小声说：“跟我来。”她把他们带到角落里的

一个独立展柜跟前，说她将为他们 小巧可爱的网球项链 破个例。黛尔戴着珠若莉娅站在一条华丽è璨的三环钻石项链旁边，特德为他们拍了照片。

“绝对不是她的堂亲，”特德肯定地说，“更像是珠若莉娅的曾祖母，男爵夫人。”

“然后我们带她去了巴黎圣母院，因为珠若莉娅跟过很多人上床睡觉，她需要忏悔。还有更好的地方吗？汤姆·范·甘迪可以把她擦亮，但那只是清洁她的表面。我们坐在教堂的长椅上，沉思她的罪过。走出教堂后，我真的觉得她比以前更有光泽了。”

“饭好啦。”黛尔说。

特德坐下，吃了一口茄子，然后看着他的太太，眼神中流露出赞赏和感激。

“真不错。”他对她笑着。

“你有酒窝了。”她说，意思是他的减肥颇有效果。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看上去真可爱。”

他腼腆地笑着：“你都让我不好意思了。”

特德总结了他的故事：“以初来者的眼光来看这座城市，我们发现了很多细节，这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细腻而富于情感。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旅程，是一场狂欢 是我们经历中最有意思的旅行之一。”

所以说，最抵制太太买钻石项链的这位先生，或许也是生活因此而得到最大提高和改善的那个人。

“几年前，我的母亲过世，我们的小女儿到外地工作，我们照顾家人的工作基本结束了，”特德说，“现在我们俩无忧无虑地生活。”

“在很多方面，珠若莉娅成为我们俩愿意自我改善的标志。一是身体形象方面。我瘦了四十七磅，这有一部分也是受益于我和黛尔的性生活，出于对那条行为准则的尊重，我们的性生活完美而和谐。我们俩相互影响，减肥都很成功。我们彼此依赖，谁也离不开谁，在生活上互相鼓励、互相督促。”

“还有就是黛尔变得更自信了。这让我受益匪浅。有时候我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在最疯狂放纵的十几岁，或者就是倒退十年、十五年，我都想象不到自己现在拥有的这种 性福 生活，简直难以置信，而且我也没为它特别地做过什么。”

“通过珠若莉娅，我懂得了放手的可贵，万事不要刻意控制，让它顺其自然，

第五章 玛吉·胡德：冒险家(1)

为健康生活而奋斗

听其他女人讲述她们和项链一起经历的奇幻旅程，对玛吉·胡德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她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冒险精神。她曾经在新西兰蹦极，在澳洲内陆露营，骑自行车环行太平洋海岸1号高速公路，攀登华盛顿州的圣·海伦斯火山，跳伞庆祝自己的五十岁生日。她滑雪、冲浪、徒步旅行，完成铁人三项的短期培训。但是，在这个二月，这个她第一次戴上钻石项链的二月，玛吉没有参与任何冒险活动。她没法像其他人那样，庆祝自己第一次拥有项链。她必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生存和重塑生活。

玛吉在重塑生活方面有很多经验。她和大学同学结婚五年后离了婚，因为那时他想要孩子，而她想工作。她和第二任丈夫只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零十天，就将这段婚姻封存进了历史。

跟她拥有项链这个月的经历相比，那些离婚往事都显得苍白黯 。这次离婚是结束一段十六年的婚姻，跟自己两个孩子的父亲说再见。这次婚姻的破裂使她陷入消沉，而子女的共同监护权D议更让她心碎。自从孩子们出生以来，每天晚上，她都吻着他们的脸颊说晚安。现在，她每隔一周才能跟他们见面。她明白自己必须寻找新的生活。她不愿意工作了一天之后，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呆着。

但是，她的朋友圈在缩小。由于婚姻的破裂，她失去了出双入对的夫妇朋友。更糟糕的是，她失去了丈夫的家人，这十六年来，他们也是自己的家人。

她的父母都过世了。一个兄弟在监狱的精神病区越来越憔悴。另外三个兄弟姐妹都住在中西部。玛吉在芝加哥长大，从小学到高中，她结交了一群亲密好友，不过那些朋友都留在了芝加哥。

以前工作和生活中结交的朋友，从纽约到亚利桑那，分散在各地。现在，就连工作的地方都在缩水。她在为一家房地产公司卖房

子，办公室里就五个人。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她逐渐发现，生活要重新开始是越来越难了。

她在一个研讨会上认识了乔奈尔，并很快知道了她想和几个人一起买条钻石项链。现在，二月份要结束了，“属于她的月份”，她正召集大家，把钻石项链传递给下一个人，这条项链在她手里哪儿也没去过。让它离开一点儿也不困难。她几乎都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戴过。离婚，之后搬进新租的房子，这个月过得一片混乱。搬家是一种煎熬，但是第一次没有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更让她苦不堪言。还有一个额外的折磨：情人节时项链是属于她的，可那个一年之中最浪漫的夜晚，她却没有人陪伴。那时候她开始知道，过节成了一种痛苦。过去，她喜欢在各种节日时为她丈夫的家人办聚会。现在那些快乐都离自己远去了，只留下深深的孤寂。

晚上六点，这些女人们陆续来到玛吉家，她们说着笑着，悠闲自在。他们拥抱着玛吉。“你家看起来真棒。”一个接一个地这么说着。她们对房子的恭维让这场传递项链的聚会感觉更像是温居的乔迁宴。玛吉跟这些女人的相处，加一块儿不过几个小时。此时，环视客厅，她却有一种被朋友包围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这个月份里毕竟还是发生了好事。这条项链为她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或许能让她·开新的一页，她心里这么想着。

希望如此吧。

几个月过去了，玛吉为了加深那晚感受到的新友情而不断努力着。不过，友谊并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来得那么快，或者说，那么容易。在很多方面，她跟其他女人都不太一样。首先是她的外表。她们大多数人的体态都显得柔软松弛，而玛吉，作为社团中最年轻的一个人，看上去还像三十多岁那么结实硬朗。其他人基本都选择自然地呈现年龄，而玛吉却做过眼睑手术和面部去皱整容。

不同之处并非只限于表面。大多数女人在这个社团中都有长期交往的朋友，而玛吉只是偶然认识了其中的三个人。玛吉是她们当中唯

一一个还在培育孩子的母亲，一个十岁，一个十五岁，这意味着她得去开家长会，或是参加孩子们的

第五章 玛吉·胡德：冒险家(2)

棒球和垒球比赛，所以她们的聚会，有时候她会晚到。还有，由于听力受损，她会错过不少谈话内容。她很庆幸自己从三十岁时就开始配戴助听器，但还是恨透了那些不可避免的听力损失。她会漏掉一些笑话，小声的窃窃私语更是听不见。当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同时说话时 她们经常同时说话 玛吉根本无法听清内容。

但是，她对自己第二轮拥有项链已经感到迫不及待了。这一回，她不会再错过了。她发誓要带它去探险，那是只有冒险家玛吉才能实现的冒险之旅。她打算再次跳伞。第一次由于时间太匆忙了，她只在自己旅用车的保险杠上粘了一张贴纸，上面写道："跳伞！挑战风险，不要逃避生活，直面生活的精彩。"

玛吉定好了日期，然后给洛杉矶的二频道 KCBS电视台发了电子邮件。"我将戴着一条价值37000块的钻石项链 珠若莉娅 跳伞。我觉得这是个精彩的故事。如果你们感兴趣，请跟我联系。"

电视台的一位制片人回复了邮件，"我们很感兴趣。"

二月份的这一天，微风习习，阳光明媚，玛吉开车去了位于加利福尼亚皮瑞斯镇的吉姆·华莱士跳伞学校。她跟记者和摄影师谈了几分钟，双方交换了意见。然后她扭动着身体，穿上了浅紫光蓝色的聚酯棉布跳伞服，绑好降落伞背带，戴上手套和护目镜。她用防水胶带把钻石项链在自己的脖颈后面固定牢。

"今天，我要体会那种极为刺激的巅峰时刻了，"她即兴冲着摄像头笑了一下，说道，"珠若莉娅将首次从一架飞机上跳出来。"镜头中绽放出一张灿烂的笑脸。

镜头推进，为玛吉拍摄着特写 绿色的眼睛，纤细的金发，颈前的钻石项链。风轻轻地吹着，摄像机镜头跟着她在杰西潘尼百货花10.99美元购买的人造钻石耳钉，还有那条钻石项链。

玛吉竖起大拇指，然后登上了DHC-6飞机。她在长椅中间找了个位子，坐在另外两个跳伞者之间。

飞机起飞了。跳伞者也一个接一个地起跳。

“到你了。”指导教练跟玛吉说。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指导教练将自己的身体跟她的身体绑在一起。

“我准备好了。”她说道，又冲着镜头笑了笑。

她的身体探出了飞机，在一万三千英尺的高空起跳。

玛吉的身体保持水平，胳膊和腿展开，不停地动着。她冲镜头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她以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的速度骤然落下，持续五十秒的自由落体，风在耳边呼啸而过。

然后她拉启了开伞索，降落伞打开了。她的身体变为垂直。接下来的五千英尺，玛吉和珠若莉娅平稳落下，回到地面。

玛吉平稳地软着陆。她解开束带，松开指导教练。“简直棒极了。”她向镜头倾吐心中的喜悦。

她摸着珠若莉娅：“珠若莉娅成功了。她完成了她的第一次跳伞。”

录影停止后，玛吉问记者节目播出的时间。可能就这几天，他说，在下午五点的新闻里。

每天下午，玛吉都设置好机顶盒录新闻，在她跳伞后的第三天，电视播出了那段节目。看着电视的时刻，她又再次回味了当时的兴奋和刺激。她重放了三遍录像，已经等不及要和社团的其他成员们共同分享了。终于，她能和其他那些女人一样，戴着这条项链经历神奇的梦幻之旅。她还把珠若莉娅展示给数百万的电视观众。她们一定会激动不已。

两晚之后，玛吉精神百倍地跟这些女人们拥抱、问候。她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跟大家共进晚餐，讨论进程。

终于，乔奈尔把话题转向玛吉：“你拥有珠若莉娅的这个月过得怎么样？”

“棒极了，”玛吉说，“给你们看看。”她打开三十五英寸的索尼电视机，播放那个场景，自己退到后面，和大家一起看。是的，再看一遍 这段录像她百看不厌。她喜欢看自己挑战极限的表演。

这些女人们看着跳伞的录像，房间内的温度也跟着骤然下降。几乎没人在电视上看过这个节目，几乎没人了解跳伞。

她们都想着同一件事：她在干什么？她怎么想的，谁告诉她这个实验能让她这

第五章 玛吉·胡德：冒险家(3)

样上电视?

录像播完了。没有人说话。

屋内一片寂静，玛吉感觉自己好像扔了个炸弹，不过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派蒂戴着珠若莉娅在夏威夷冲浪时，每个人都想知道她的消息。黛尔戴上项链去巴黎时，每个人都愿闻其详。为什么没有人对玛吉的冒险旅程感兴趣呢?

玛吉感到困惑，也觉得伤心，她也没说话。

录像播完后，过了几分钟，大家就散会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这些女人们决定让乔奈尔给玛吉发一封邮件，转达大伙儿的想法：你可以戴着这条项链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不要引起媒体的注意。个人宣传不是我们存在的目的。

读完这封电子邮件，玛吉感觉浑身发紧，胳膊的血管都胀起来了。玛吉大吃一惊。她马上给乔奈尔打电话，她要为自己申辩。毕竟，她的处事方式跟以前没什么不同。不够安全的冲浪练习差点儿要了女儿的命，她打电话跟报纸反映。为了宣传推广滑雪俱乐部的活动，她发出了大量的邮件。为了洛杉矶的“百万母亲在游行”活动，她联络文图拉的每一家媒体。传媒是她的本行。在明尼苏达上大学时，她学的就是传播学专业。她曾经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市的媒体机构报道节目。她撰写视听脚本，售卖广播广告。在销售房屋之前，她的全部工作都围绕着媒体。

乔奈尔记得玛吉的个人背景，当初作自我介绍时她说过，不过她还是又听了一遍。“你可以在下次见面时告诉大家你的感觉和想法，”她温和地说，“我们再一起谈一谈。”

玛吉可不想身陷尴尬之境，听十二个女人跟她说，她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她没去聚会，而是呆在了家里，整晚都思考着事情的这次转

折。

玛吉不能跟这些女人们闹僵。她跟前夫感情不和，闹·了，然后是前夫的家人，现在又加上她十几岁的女儿。玛吉曾经对这个社团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她不会 也不能 失去跟她们的联系。她写了一封最诚挚的道歉信。不过，在这封长达两页的电子邮件中，她也回击了那些女人的批评 以后，她写道，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请直接告诉我 不要在背后议论。

她点击了“发送”按钮，这时，玛吉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一个人我行我素习惯了，都忘记了作为集体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她的言行早就不用经过任何人的批准了，从 什么时候？ 没错，十一岁开始。

那一年，玛吉的酒鬼父亲过世了，给他们家留下一年未付的房租欠费和几千美金的医疗账单，可就是没在银行里留下一分钱。同年，她的母亲也死于酒精中毒，正式结束了玛吉的童年。

玛吉在五个孩子中年龄最大，她每天放学后，都得回家看着弟弟妹妹们写作业、做家务。十四岁时，她需要钱买衣服和隐形眼镜，于是开始在市中心最大的影院 芝加哥剧院卖糖果，每周工作二十四个小时。那时候，平时每晚十一点和周末凌晨两点，她都要路过一家野蛮的邻居，但这并没有把她吓倒。她学会了用西班牙语骂人，还对着镜子练习粗鲁凶恶的表情，直到练就了一副冷笑的脸孔，说道：“别骚扰我。”她身高五英尺四英寸，体重一百磅，却没人找过她的麻烦。

从芝加哥市中心的那些夜晚开始，她就一直工作，然后依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做服务员念完了大学。她从没找过任何人寻求支持、建议，或是帮自己说句话。

谁也没再提过那段小插曲，玛吉也是。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对此难以释怀。

首先，她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芝加哥残酷的街头巷尾成就了她直来直去的性格，她明白这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做了三年的电视台记者，采访过像吉米·卡特、南希·里根这样的知名人士，由此而生的傲慢

同样会让他人感到反感。以后，她得以不同的行为方式跟这些女人们相处，她得出结论，说话之前先走走脑子，做事之前也先走走脑子。她必须磨平自己性格上的棱角。

玛吉没那么容易气馁。她只是遇到了新的挑战，仅此而已。玛吉

第五章 玛吉·胡德：冒险家(4)

什么时候没接受过挑战？房地产市场大幅度衰退，她跟这个国家里其他那些房地产经纪人一样，发着牢骚，诉着抱怨，然后她便行动起来。她花两千五百美金请了一位房地产老师，准备考经纪人执照，好进入更令人心旷神怡的办公环境。她决定要拿到认证资格，成为一名私人健身教练，并开始教授一个十二周的讲习班，名为“健身运动，健康生活，坚持到底”。

“特立独行”是电报路上的一家健身中心，正对着购物广场，也是玛吉经常出入的地方。她刚练完三十分钟的举重。褪了色的黑色弹力健身裤，合身的运动背心露出精壮的中腹，脚下一双耐克气垫训练鞋。从十几岁到现在，她长了十五磅肌肉，可还是那么瘦，那么娇小。晶莹的汗水滑过她的皮肤。

“梳妆打扮之后戴上这条项链出门，让我感觉魅力无穷，”她说，“而素颜戴着它来到健身中心，穿着汗湿的运动服，也是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二十六年前，我开始健身，那时候我管理一个部门，压力特别大，晚上睡不着觉。在健身房里，我发觉只有自己和健身设备。听不到电话铃音，看不见成堆的工作。它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当体会到健身可以帮助我极大地舒缓压力时，我就跟自己承诺，要坚持到底。我把健身服放在车里，下班后直接去健身中心，坚持每周两次。人们看见我的样子，还以为我每天都健身。其实没有，只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坚持着。在我的词典里， 承诺 是排在第一位的。”

“健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需要活力和能量，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还得跟一个十岁的孩子打篮球呢。如果没有个健康的好身体，等年龄再大一些时就不能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了，旅游时就不能爬上阶梯看心驰神往的美景了。如果需要做手术，而我的身体不够好，那么恢复起来也比较慢。”

“我家里没有人活过七十五岁。这个寿命对我来说太短暂了。我要练就一副好身体，打破这个魔咒，因为儿子上大学时，我就六十岁了。可能到了七十岁时，我抱不上孙子。我还得带着孙子们去迪斯尼游乐园呢。”

“不断地进行新的探险是保持年轻的另一个法宝。我不放过任何一次尝试新事物的机会。这也是珠若莉娅对我的意义所在。我的下一个探险计划是攀登惠特尼山，那是四十八个州的最高峰。我对自己承诺，就是再艰难，也要爬到顶峰。”

“锻炼身体的同时，我也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八十年代时，我读了一本名为《以积极的心态获得成功》的书，作者是拿破仑·希尔和克莱门特·斯通，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阅读个人转变方面的书籍。家里浴室的镜子上、床柱上，贴满了警句箴言。我不断地让自己忘掉过去，去追求健康的生活，体味人生的真谛。有时候挺容易，而有时候，就没那么容易。”

“有时候，在这个社团中，我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没人理睬。我必须战胜这种感觉。我得跟自己说，她们都是很棒的女人，不能再有微不足道、没人理睬的想法了。”

“你必须彻底清洗掉过去，彻底告别消极。如果没有这种自身的努力和提高，我就无法处理好跳伞风波。这个社团跟其他任何人际关系一样，而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保证能够妥善地处理、解决问题。”

“一场争执开始时，我们的手指总是带着指责指向对方，但最终，我们得指向自己，勇于承担责任。我意识到，如果想跟这些女人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就必须主动地跟她们沟通，不能只靠每月一次的聚会去了解某个人。一个一个地接触是建立友谊的好办法。我打算给每个人打电话，挨个约她们吃午餐。追求目标是我的生活所依，而真正成为这个社团中的一分子是我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对自己承诺。”

“女性朋友是健康生活的基本要素。”

第六章 蒂娜·奥斯本尼：勉为其难(1)

在与众不同中发现快乐

2005年1月2日，《文图拉郡星报》刊登了一篇新闻特写，专门报道了这十三个女人和她们的钻石项链。两天后，报纸又登载了一封写给编?的信，作者曾经是哈佛大学教授，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路德大学。他严厉斥责了这些女人们。“这个专题报道非常典型地表明，媒体宣传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拥有财物和自我夸大会带来快乐，”他写道，“当众佩戴这条项链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假装富有。”

读了这封信之后，乔奈尔感到懊恼。这位教授写的是实情吗？这些女人们自我夸大了吗？假装富有了吗？打电话时、早晨散步时，她跟家人、朋友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羞辱很快就让位于玩笑 一位心理学教授竟然花时间评论她的实验。之后，玩笑又让位于争论。乔奈尔喜欢争论。

“好吧，媒体宣传了错误的观念，拥有财物会带来快乐。这有什么可新鲜的吗？但是，我们要体现的不是这一点。还有，假装富有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了，到底什么是财富？或许这种分享就是真正的财富。这又该怎么说呢？”

越讨论，问题越多。最后，还剩下一个问题：“我们能让这条项链更有价值吗？”

那位教授的言辞可能让人感到气愤，不过也引发了她的行动。

两个月后，2005年3月8日，也就是国际妇女节那天，社团举办了一场晚宴。目的：为文图拉联盟募款，结束家庭暴力。吸引点：珠若莉娅伴您共度良宵。

她们决定保持简单朴素的风格，于是用计算机打印了宣传单，分发给家人、朋友、同事和工作上的业务伙伴。吸引朋友们和相熟人士义务提供场地、人员、音乐设施、酒水、鲜花，还有食品：大盘的蒜末烤面包和异国奶酪，山羊干酪做的乳蛋饼和番茄干，无花果和樱桃

制成的小果酱饼。她们哄?了两位老公前来照管吧台酒水，又花了二十美金让两个无家可归者帮忙搬来啤酒。

她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曾经参与过集资募款，不过那都是些规模较大的、有计划性的活动。而这一次，她们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短短几周，她们把该置办的东西都凑齐之后，这场小宴会在筹集资金之前，先筹来了她们的焦虑：我们办了场晚宴，如果没人来怎么办？既没有发放回复请帖，也没有电话跟进，这些女人们现在只想知道：是会来十个人呢？还是两百人呢？要是来的人太多，烤面包都不够了怎么办?

诺伯特·弗尔尼，美食家、品酒师，品味高雅，生活讲究，他为这次宴会提供了场地 迪可 他在市中心经营的时尚欧陆风情餐厅，就坐落在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签售《佩里·梅é》系列小说的那个街角附近。迪可位于历史悠久的意大利银行大楼的一层，意大利大理石精心制作的浮雕勾勒出它的外表。

迪可并不是文图拉的第一家高雅餐厅，不过弗尔尼的地盘或许是首个拥有这种资质的餐厅：灰绿色的墙面，冬南瓜色的天花板，菲律宾红木手工制作的吧台，主人私人收藏的当代艺术品，令人惊叹的酒单。

五点钟，人们陆陆续续地到了。到了五点半，客人们已经挤满了小餐厅，有些人聚在露台上，还有些人站到了便道上。喧哗声越来越热闹，人们摩肩接踵，这些女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她们挤在人群中，跟新到的客人们打着招呼。“珠若莉娅在哪儿？”客人们一个又一个地问道。她们环视了一周，互相问着：“珠若莉娅呢？”

她们知道这个月是蒂娜·奥斯本尼拥有钻石项链，但她们不知道的是蒂娜·奥斯本尼并不想参加这个募款活动，她想完全退出这个社团。

两个小时前，当大家为宴会重新拼搭餐桌时，蒂娜·奥斯本尼刚好结束了她在“圣母升天”一天的工作，那是位于电报路上的一所教会中学，正对着购物广场。在那里，蒂娜教授社会学科、拼写和宗教。

在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墙面上装饰着学生创作的艺术作品：一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旗，一幅耶稣挂画儿，还有一个十字架受难像。不过，这间教

第六章 蒂娜·奥斯本尼：勉为其难(2)

室完全不像九十来个学生上完课的样子 看不见一张纸，看不到一本书，每把椅子都整齐地倒放在课桌上。

身高五英尺一英寸，蒂娜看上去比她的学生也高不了多少，但是这副小身架，却能发出洪亮的声音，展现威严的仪态。金色的头发，晒黑的皮肤，平跟鞋，花布短裙，她就是“加利福尼亚式休闲”的缩影。然而，她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很有责任心。她要求学生们离开时，教室必须跟他们进来时一样的干净整洁。她批评学生时会说 “我对你们很不满意” 他们就会集中精神听讲。可再严厉的外表，也掩不住她的美。精致的五官完美搭配出一张动人的脸庞，都能上电影屏幕了。

蒂娜的一天很漫长。她得跟七年级的学生排演斋戒弥撒。为了使古埃及课更加生动有趣，她得带着六年级的学生把一只鸡做成木乃伊，并埋在学校的操场上。她为八年级的学生准备了一个模拟审判，解释十九世纪美国的天命论。她还得给七年级的学生批改拼写作业，尽管蒂娜已经很累了，但下课后还是留在学校里批改作业，有时候得弄到五点半。她的原则？是的，从不把工作带回家。教室之外，她希望是另一种生活。

然而，到了晚上，生活的路似乎愈发狭?，也愈发艰难。

跟她家隔着三个门，九十二岁的老母亲正拖着虚弱的身体，眼神越来越空洞茫然。有个全天候的保姆已经帮了很大的忙，蒂娜还是给母亲买好生活用品和药品，每个礼拜给她送饭，而且几乎每天下午下课后都去看她。蒂娜有七个兄弟，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年轻时，她和妈妈很贴心。妈妈是她能够一直信赖的人。可那些日子，已经远去了。

现在，当蒂娜下课后回到家，等待她的那个男人已经不是她当初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爱上的那个男生了，那个在西塔餐厅招待她

的牙科学生，那个让她想起自己兄弟们的男人 英俊、高傲、幽默、行动敏捷。奥齐仍旧英俊，可行动不再敏捷了。他患了帕金é症，今年五十八岁。

“我听见这个诊断时，整个人都惊呆了。父母生病是一回事，但跟你同龄的人生病会带来更沉重的打击。起初，我替他难过。后来就想到，如果他不工作了，那生活怎么办呢？我知道他以后干不了牙医了，会有两年生活不能自理，之后呢？我们经济上能维持生活吗？”

“我只能重回讲台，做全职老师，不知道得做到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医疗补助。我们俩谁也不是富裕家庭出身。家庭财务情况一直是个困扰。”

“最小的孩子上七年级时，我开始教书。我喜欢工作，因为工作可以赚来属于自己的钱，想用来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够自由支配，通常是给家里添置些东西，这种感觉特别好。现在彻底变了，变得这么艰难。我再也忍不住了。”

“一夜之间，我们的角色调换了。转眼间，我不得不成为给予者。我恨这样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应该过另一种生活。”

“很长时间里，我没告诉任何人他得了这种病 同事、朋友、家人，都没告诉。我只想抑制自己的感情。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而且感觉应该属于家庭隐私。我不想让大家谈论我们。”

“我害怕，害怕失去他，害怕无法维持生存。我会在半夜两点醒来，满脑子胡思乱想。我们还能继续住在这所房子里吗？要是不能怎么办？我们去哪儿？最后只能念着经文祈祷。上帝，请给我指引吧。直到凌晨五点，我才又睡着。半个钟头之后，我就得爬起来去上班了。”

“后来，我开始感到愤?。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我已经有位老母亲需要照顾了。我愤?是因为自己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都快累死了。”

“亲眼看着他的病情恶化是件非常残酷的事。他的脸变得越来越难看，活像个面具，我觉得他在对我发脾气，或者对我说的话不感兴趣。其实两者都不是，那只是疾病的一种表现。你对病人生气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你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渐渐地，我产生了一种疏离感。关于过去的他和

第六章 蒂娜·奥斯本尼：勉为其难(3)

现在的他，关于他是谁、我是谁。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在同一个方向上了。”

“忽然之间，我的母亲就真的老了，我的丈夫也在慢慢老去，当身边总是围绕着老人时，你的心态也会跟着变老。但是，我还没到那个年龄。我也不愿意让自己变老。我的心态很年轻，长相也显得年轻。我身体健康，平时也不吃什么药。”

“我下课后去母亲那儿，但她也不跟我说话，然后回到家，我的丈夫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跟我交流了。于是我感到孤独。我夹在两种巨大的悲伤之间，一直揪着心。”

“还要跟这些女人们打交道，感觉就像又多了一个负担。”

蒂娜没参与募款活动的任何准备工作，没邀请家人、朋友和同事们前来参加。她告诉奥齐那个募款活动似乎没那么重要，他去不去都行。他选择不去。

蒂娜也不想去。她不想跟任何人在一起，更不用说是一群人了。当初，她就是勉强加入了这个社团。组织、团体从来无法引起蒂娜的兴趣，而且她已经有很多朋友了。再说，大多数人她都不认识。了解她们又是一项任务。她加入社团的唯一原因就是南希·哈夫让她参加。

今晚的活动让蒂娜感到有些困惑。没人告诉她这个活动的情况，没人问她来不来。所以它能有多重要呢?

她琢磨着这个问题，自责和内疚之感油然而生。这件事发生在她拥有项链的月份。她也会戴着它出门。当然，她没戴着去学校。好吧，实际上她还是戴了，不过她把钻石项链藏在了高领绒衣和带领衬衫里面。在其他老师面前，戴着它让她浑身不自在。

蒂娜试了几套衣服，最后决定穿黑色蕾丝筒裙和紧身的黑色V字领上衣，这身袒胸露背的低领装跟老师的身份反差极大。她登上黑色珠片妆点的高跟鞋，重新补了妆，深色眼影，唇色欲滴。她打理着短

发，然后把它们别在耳后，戴上妈妈的钻石耳钉。那条钻石项链已经环绕在脖颈上了，在这身装扮下，珠宝才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和这套衣服相配，钻石尽放光彩。蒂娜站在全身镜前又检查了一遍，她喜欢镜中的自己：一位严肃的教师转身成为一个魅力四射的女人。蒂娜不喜欢聚会，或是在平时喝酒，但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盛装打扮的感觉真是不错。

五点半，蒂娜来到了迪可。掌管交通的神灵仿佛正冲着她张开笑脸，她很容易就在楼前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她爬出白色的沃尔沃旅行轿车，朝便道走去。一个接一个的闪光灯，一张又一张的陌生笑脸，一声又一声的高声欢呼，“她到了！ 给她让让 她过来了 她真是美丽动人啊！”

蒂娜看看周围。他们说谁呢？是在说她吗？为什么他们都等着她的到来？到底怎么了？

人群声越来越大：“太美了 简直绝妙 真是壮观啊。”

我的上帝，蒂娜想，别告诉我他们在说我的胸。她知道自己的领口露出了乳沟，但觉得并不太过分。可还有什么东西能让这么多男士盯着她的胸呢？

“到这边来 过来 我能和你照张相吗？ 我想跟珠若莉娅合个影。”

珠若莉娅！对，当然。人们并没有说她。他们在说那条钻石项链。好吧，女孩儿，她想着，共同支持这项事业。收肩、挺胸，笑一个。

蒂娜光彩照人地跟他们合着影。她知道怎么走红地毯。

当她被圣·佩德罗的天主教高中“海洋玛丽之星”加冕为返校节皇后时，她仿佛在走红地毯。教练和运动员评她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小姐亚军时，她仿佛在走红地毯。当四人委员会选择她作为沃尔特·迪斯尼33俱乐部的鸡尾酒服务小姐时，她仿佛在走红地毯。那是一家款待显要人物的高档餐饮俱乐部，是她大学时梦寐以求的暑期工作。它要求工作者穿上法国女佣的服装，不过在迪斯尼里它的小费最高。

对于一个在洛杉矶长大的女孩儿来说，这份工作并不算什么奇异的幻想，毕竟那里离好莱坞只有二十英里。蒂娜的家庭生活中弥漫着魅力诱惑的气息。在她的眼中，引人注目的父母就像电影明星一样。蒂娜总是说：“我的妈妈长得

第六章 蒂娜·奥斯本尼：勉为其难(4)

像伊丽莎白·泰勒，爸爸像约翰·韦恩。”蒂娜的七个兄弟中，有两个在一部电影中饰演儿童角色，还有一个演过电视剧。过去，蒂娜每周有三个下午、还有周六全天都在尼科舞蹈室练习芭蕾，尼科是五十年代著名舞蹈家赛德·查里斯的丈夫。蒂娜喜欢表演，她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看完《一月船长》后，她让爸爸叫她“明星” 秀兰·邓波儿饰演的那个角色。后来，她爸爸就一直这样叫她，直到去世。

蒂娜的家人仍然活跃在聚光灯下。在她的兄弟中，一个是电影摄影师，一个专职教授表演和唱歌，一个跟乐队一起演出。现在，聚光灯又吸引了他们家的下一代。蒂娜的儿子西恩为网络媒体制作极限运动节目，女儿玛丽获得了MTV真人秀节目《冲浪女孩》的冠军，经常出现在商业活动、杂志特写和纪录片中。

蒂娜对孩子们成了明星感到很满足。她自己早就不想上舞台了。

募款活动原定于晚上八点结束，可到了八点时，吧台前面还是人山人海的，餐厅里的客人们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仿佛钟表上的秒针一样，嗒嗒地转个不停。蒂娜原以为自己差不多认识文图拉的每一个人，可餐厅里挤满了新面孔。整晚，人们围在她身边，跟她交谈，想听她说说项链的故事。蒂娜滔滔不绝地讲着。整晚，人们想为她拍照。蒂娜神采飞扬地笑着。

九点半，客人们仍然来来往往，相互握手问候，而蒂娜也仍然精神百倍地“开机工作”着。她不愿让这个夜晚结束，不过十点钟，她终于开车回家了。在路上，她感激地祷告着，谢天谢地，她穿对了衣服更重要的是，谢天谢地，她来参加了这个活动。

她迫不及待地要跟人讲讲这个夜晚。可奥齐已经睡着了。而且，晚上十点半这个时间，给别人打电话也太晚了点儿，吵了人家的好梦会让她感到内疚，于是她给一个朋友发了电子邮件。蒂娜一幕一幕地重现这个美好的夜晚 摩肩接踵的人群，由心而生的活跃气氛，不知疲

倦的活力和能量。感觉自己像个电影明星，感觉自己像个欢乐的精灵。

“太不可思议了，”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着，“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

这个夜晚，将蒂娜留在了社团中。

“到了五十多岁，”后来，蒂娜思索着，“生活中总会发生些事情。我从没想到，今天的我会跟当初带大四个孩子时一样的忙碌，不停地工作，照顾家人。很多女人岁数大了之后，脾气就越来越坏，生活也跟着越来越痛苦，她们整日愁眉不展，脸上爬满了皱纹，日子越过越没意思。我决心不能变成那样。当感觉自己有消极的想法时，我知道又该跟她们出去聚聚了。”

第七章 玛丽·奥斯本：竞争者(1)

瞄准决策参与

在蒂娜享受聚光灯下的欣喜时，另一位魅力四射的金发女人正穿梭在人群中。她跟蒂娜的姓氏差不多，只短了一个字，不过其他方面，两个人就大相径庭了。蒂娜娇小玲珑，而玛丽·奥斯本高挑匀称。蒂娜还跟第一任丈夫过着日子，而玛丽已经是第三段婚姻。蒂娜从事教育工作，而玛丽搞商业。但是，在迪可发生的一切唤起了这两个女人的相同反应：对社团价值的重新评估。

当初，乔奈尔的这个提议被很多人断然拒绝，玛丽便是其中之一。女人可以共享一条钻石项链的想法让她觉得荒谬可笑。所有人会同时争着戴它。玛丽都能想象那种吵闹不休的场面，但是，她无法想象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会戴着这样一条项链参与某项活动。

此时此地，她作为募款活动的一位来宾，看到这些女人们不仅用项链为崇高的事业募款，而且还借此跟亲朋好友联谊，并认识有意思的新朋友。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中。

哦，朋友，这简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玛丽羡慕地想着。显然，当初没有加入这个社团是个错误，不过她也没必要这样将就着。她可以改变现状。

有七位拥有珠若莉娅的女士都是她投资俱乐部的成员。没过几天，在投资俱乐部的一个会议上，她先找到了乔奈尔。

“我想加入，”她说道，“只要有人退出，我就加入。”

然后，玛丽走向其他拥有珠若莉娅的女士们。“如果有人想要退出，”她说，“请大家帮助和支持我加入。”

一个月后，有个女人退出了社团，而玛丽也就成为了她们当中的一员。

玛丽·奥斯本知道如何调动一个群体。在一次为摩托车维权的政治社交集会中，她想方设法通过调动约一百五十个骑行者，认识了那位

让她印象深刻的演讲人。发现她和他对哈雷车和政治有着共同的爱好之后，她嫁给了他。作为文图拉郡共和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她常跟前来拜访的政客们例行演绎着“见面与问候”。行为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性的安全咨询机构，总部位于欧亥。作为公司CEO的资深行政助理，她经常接见来自海外的贵宾和工作人员。

玛丽很擅长接待新朋友。温和平缓的声音，斟酌沉稳的措辞，沉着冷静的举止，她流露出美国小姐般的沉稳姿态。精致漂亮的五官，再加上拉斯维加斯歌舞女郎般的曼妙身材，她甚至能在泳装比赛中独当一面。在办公室里，她身穿高级套装，丝袜，高跟鞋，尽显职业女性风采。

老板不想埋没了她的才华，于是鼓励她申请公司公关方面的职位。可玛丽还是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 “得力可靠的左右手”，从安排调整日程，到准备开会报告，她负责D助老板的一切工作事宜。她喜欢靠近权力的中心，那个能够作决策的地方；在为他工作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学到东西，她从中获得了满足感。另外，只有4%的女性能赚到的高薪报酬也弥补了每天十到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

玛丽不喜欢在办公室里戴着这条钻石项链。它似乎不太适合公司的文化氛围。然而，当在公路上骑着“哈雷 戴维é矮骑士”时，当身处射击靶场时，她都喜欢戴上它。

一周五十个小时的工作结束后，玛丽来到欧亥谷射击俱乐部过周六，参加专题讲座 “射击的女人”。她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已经六年了，同时她还是全美步枪D会十二年的会员。

欧亥市，距文图拉二十分钟的路程，射击靶场就坐落在欧亥郊外的洛斯帕德瑞斯国家é林。欧亥周围的山脉曾被作为弗兰克·卡普拉1937年电影中的香格里拉场景，改编自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射击场建在干燥炎热的沙漠中，附近丝毫不见“烟雾缭绕的山脉”。这里，灌木丛生，杂草蔓延，炙热难耐。

尽管身处如此高温环境，玛丽依旧是“酷”的化身。她穿着利落的蓝色牛仔裤，黑色长袖衫，头戴一顶黑色棒球帽，上面印着金色的NRA（全美步枪D会）标志，外加一副橘滋太阳镜 当然

第七章 玛丽·奥斯本：竞争者(2)

还有一条118颗钻石的项链。脚下黑皮靴的两英寸高跟让她身高一下子变成了六英尺。玛丽看上去得比她五十九岁的实际年龄足足小十岁 完全看不出会有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叫她奶奶。她让人想起那种携枪宝贝，像《花村》里的茱莉·克里斯蒂，还有《女贼金丝猫》中的简·方达。

玛丽交了很多男性朋友，他们现在大多都是指导教练了。周末，她和丈夫到俱乐部参加飞靶射击时认识了这些朋友，她跟他们一个一个地拥抱。她也周旋在女性当中，鼓励她们成为俱乐部的会员。“我坚定地相信我们有权利保护自己，”她跟一位第一次来射击的女士这样说道，“我先生出门时，手里有把枪让我觉得更安全、更自信。”

全美步枪D会发起的“只限女性”专题讲座对于俱乐部来说，还是头一回。讲习班上学员爆满，从十几岁到六十岁，一共二十七个女性。学员和指导教练们随便用了些咖啡和蓝莓松饼，然后聚在遮荫伞下的木桌旁。

置身于这种粗糙的环境中，玛丽依旧得心应手，就跟在自己优雅的工作区一样。这也不奇怪，因为她在军事基地长大，父亲是位职业军人，开始在海军，后来去了空军。那时，他送给玛丽和她的两个姐姐每人一把“红骑士”气枪，然后带着孩子们到训练场上，教她们射击。玛丽的妈妈，本身射击就很好，有时候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玛丽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们，和他在一起的这些时光便更加令人难忘。他们都很短命，于是那些日子特别值得怀念。父亲去世时，玛丽才九岁。

那把气枪已经远去，但是她对枪的兴趣却留了下来。现在，玛丽拥有一把12号霰弹枪，那是支“漂亮的伯莱塔”；一支.22规格的高级自动手枪；一把柯尔特战斗指挥官；一支沙漠之鹰手枪；还有，出于感

情因素，两把“红骑士”。报名参加这个讲习班，是因为她从未正式上过手枪射击的课程。

讨论课开始了，一个指导教练带两个学生。玛丽和斯蒂芬尼·富勒一组，一位五十二岁的抵押贷款业务办理员。两人跟指导教练对桌而坐。教练名叫拉尔夫·兰蒂纳，是个汽车技师，同时也是位高水平的射手。他的皮肤被晒得黑而健康，肌肉发达，一头深褐色的短发。

“涉及枪弹就无安全可言，”他说，“你们自己是安全的保障。三十年前，人们从家里得知关于枪的使用知识。今天，大家从好莱坞电影里学会怎么用枪，而电影里枪的用法全都是错的。”

兰蒂纳讲着，玛丽摘下太阳镜，把它折起来挂在衬衫的V字领上。她拿出自己带来的枪给兰蒂纳看，那是她丈夫的柯尔特“蟒蛇”.357马格南。“我们分享一下各自的手枪吧。”她说道。

兰蒂纳演示了正确的握法，扳机的扣动，装卸技术。玛丽全神贯注地坐在那儿看着。他掉了颗子弹，她便突然起身接住它。

虽然给两位女士作指导，兰蒂纳的注意力却基本放在玛丽一个人身上。

“如果你担心自己的性命不保，”他问她，“你会向某个人开枪吗？”

“哦，我会。”她立刻说道。

“那么你需要学会防御性射击。”

“那一定很有意思，”她说，“有针对女性的课程吗？”

射击场上，二十个射击靶在五十英尺处排成一行。玛丽戴上防护镜和耳罩。她和斯蒂芬尼轮流瞄准目标。兰蒂纳一直在旁边讲解指导。

“最优秀的神枪手是女性，”他说，“她们的心跳和呼吸频率比男性慢，所以她们更稳定。”

玛丽一共连续打了二十三轮，单手、双手、右手、左手。她变换着站姿的角度。尽管没有射中过黑色的靶心，但每一枪都落在得分环

上。

早上的射击结束后，兰蒂纳走到二十个射击靶跟前，仔细看清环数。“就稳定性来说，”他总结道，“玛丽的射击在这里是最好的。”

“射击让我精力充沛，”之后，她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罐装无糖百事可乐，一边这样说道，“我愿意每个周末都练习射击。这是项特别棒的运动。我没法让珠若莉娅女人都来学这个，可跟女朋友们一起出来打枪一定是件特

第七章 玛丽·奥斯本：竞争者(3)

别有意思的事儿。”

“我的竞争意识特别强，”讲习班结束了几天之后，玛丽说道，“每次射击我都想做得更好。我要比斯蒂芬尼强。

“长身体的时候，我身材瘦长，又笨手笨脚的，所以基本不做什么体育运动。我的第二任丈夫是个高水平的力量举重运动员。他带我射击、健美、掰手腕。我们家里就有一张掰手腕的桌子，我也开始进入了竞技的世界。他还引发了我对摩托车的兴趣。

“我喜欢控制强有力的机器，喜欢配有强大马达的汽车。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莱昂斯赛车场开赛车，十秒钟开出四分之一英里。我喜欢冒险带来的那种兴奋冲顶的感觉，喜欢拥有控制的权力。

“我的竞争意识可能来自我没机会上大学这个事实，或许有机会上，不过当时我也没发现。父亲过世后，母亲经历了痛苦的感情挣扎。我上过四所不同的高中。我痛苦绝望，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种家庭生活，于是十七岁便离开了家，十八岁结婚，二十二岁就有了第一个女儿。除了她出生后的那一年，我从十八岁开始就一直全职工作。

“我特别想让女儿们上大学，不想她们重蹈我的覆辙。但是她们的生活却跟我一模一样，这让我心碎。我明白了你对孩子的榜样作用要比你对她们说的话重要得多。

“没有个正式的学位时常困扰着我。所以，我才努力工作，从中汲取知识。我总是不断地探求新知，总是上些课 名著导读、立法讲座、计算机课。我先生之所以吸引我，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他知识非常丰富。我总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总是问自己， 有哪些是大学毕业生知道而你却不知道的?

“有时候，我觉得学位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遇到过很多有学位的人还没我聪明。可有时候，我又想，自己离开人世时不能连个学位都

没有。我知道拿个学位会提高自尊。人们经常会问起我在哪儿上的学，学的什么专业，搞得我很尴尬。他们忽视我的存在，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初见这些女人们的时候，我感到害怕。

“她们当中，有很多人年轻时曾是姐妹会成员，上流社交圈新宠，研究生毕业，而我那时却应付着两个麻烦的丈夫，带着孩子。我从没邀请过她们到自己家里坐坐，跟她们的家相比，我家太寒酸了。

“通常，我们选择心智相投、心灵相通的人做朋友。如果没加入这个社团，我连她们当中的一半儿都不会认识。乔奈尔的自由主义，对我来说，很难接受。我一直认为1968年是我们这一代的主要分界线。我觉得人们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和抗议是不光彩的，并对此感到特别生气。他们怎么能对战士和政府这么不尊重呢？在和一位生活指导老师的接触中，我求教于他，并理解了乔奈尔的观点。他给我看了一篇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文章，打开了我的视野。

“我是个黑白分明的人，看不到那些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东西。倾听这些女人们的不同观点使我狭隘的思想得到解放。她们开阔了我的视野和人生观，给我上了一堂集体动态学的入门课。而且，她们赋予自己很多权利，跟她们在一起，让我也变得很有主见。”

加入珠若莉娅社团一年之后，玛丽说服大家将“奇迹屋”作为下一个募款对象。“奇迹屋”为女性提供高密度的住宿型戒毒规划。自从它挽救了玛丽家中某个人的生命之后，她就想回报于它。早晚要有所报答，她跟自己说，但她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和这些女人们在一起之后，她想到了报答的方式。她来负责这次募款，就像这些年来负责公司的活动一样。

这回的社交集会跟在迪可的那次有明显的不同。雨滴噼里啪啦地落在“13桌”的屋顶上，这是一家比迪可大得多的餐厅，于是感觉人群少了许多。不过没关系。在这个晚上，缺少的那点儿气氛被辛酸的倾吐所弥补，两位女士含泪致谢。她们感谢“奇迹屋”挽救了她们的性

命，人们都被感动了，玛丽更是泪眼朦胧。和珠若莉娅社团在一起，她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每人进门时拿出的50美金捐款，最终

第七章 玛丽·奥斯本：竞争者(4)

为这一组织募得了7500美金。在迪可，为“终止家庭暴力联盟”的捐款一共是5400美金。虽然钱不算多，但这些钱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终止家庭暴力联盟”用这些钱为受到家庭虐待的孩子们在庇护所提供了九十天的游戏疗法。“奇迹屋”能够用这笔筹款资助十位需要治疗却无力支付的女性。“我们正好资金短缺，”主管布兰达·戴维é说，“所以她们募来的这些钱感觉就像从天而降。”

十三个女人竟能如此轻易地齐心D力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大家对此都感到惊讶，也借此找到了未来的方向：社区中的草根性慈善活动 她们了解需求，也能看见效果。

社团成立一年半以后，珠若莉娅女人和这条钻石项链一起募集的钱，已经超过了当初购买它的花费